

蘇德戰爭分析

著 等 岸 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329B



版 出 社 版 出 知 求

本書介紹

被作為本書名稱的文岸先生這篇「兩月來蘇德戰爭的總結」，是不易多得的權威之作。編者向讀者保證，它對於數月來蘇德戰爭分析的深刻，透切，正確，詳盡，特別是它指出德國在戰略上與估計上的錯誤，及其此後動向，已有進攻烏克蘭高加索以及近東的傾向等，給予讀者了解本問題上是有極大幫助的。

人權運動發端於香港，它立刻得到各處的響應與支持。可見人民要求保障人權的迫切與熱烈。對於這一不允忽視的運動，本書共有四篇文章。這裏，要求讀者注意的，當前的人權運動，自然並不是企圖推翻現有政府，一切摧殘人權事實的暴露與伸張人權的要求，正是鞏固團結這主要運動的一個支流。對此，伯成先生的「目前人權運動產生的背景及其意義」，說得非常正確而透切，希望讀者仔細閱讀。青之先生的「論人權運動」，指出人權運動須服從於抗×統一戰線，並強調團結，立論甚對。至其無情的暴露蹂躪人權的黑暗面，主要自然是宣佈親×派反共頑固分子的禍國罪狀。人言先生的「人權運動在上海」，是用一種隨筆的筆調說明它在上海的情形；野風先生的「人權運動在香港」，係一篇短小精幹的文章。都是值得一看的。

受一般讀者歡迎的「意大利故事」這次登載的是「姊姊」

這本小冊子，預定在八月底出版的，現在超過八月末日已有數天，主要是受了印刷工人罷工的影響，請原諒。

目

二月來蘇德戰

總結

- 一、二月來戰爭形勢
- 二、二月來戰爭成敗的原因
- 三、對於戰爭前途的估計

目前人權運動產生的

背景及其意義 伯成

論人權運動 青之

一、人權運動的根據

二、迎擊人權運動的反對者

三、展開人權運動

人權運動在上海 人言

人權運動在香港 野風

意大利故事 高爾基

姊姊

兩月來蘇德戰爭的總結

文岸

(一) 二月來戰爭形勢的分析

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蘇德戰爭，至此已經將二個月了。雖則法西斯的侵略軍今日還保持着若干的主動地位，連續進行戰略的攻擊，但是他們前途的慘淡與其命運上的悲劇却是已經確定的了。

爲先我們又從戰事發展的趨勢上來分析：當德軍第一次總攻擊時，每天進軍的平均速度是在三十公里左右，從東普魯士及華沙等根據地出發，大約只有半個月工夫就先後攻到了明斯克，波羅茨克及波斯柯夫。這樣攻擊進軍的速度，雖則在本質上是說不上什麼「閃電」性，但是從普通部隊作戰的觀點上來評價，則其進軍的速度不能不說是相當快的。不過這速度記錄的保持，僅僅是在第一次的總攻擊時，到了第二次的總攻擊，這速度就大大地降低了。大約廢了三個星期的惡戰，其進攻列格勒的北路主力僅僅進展了一百公里的光景，而法波爾柯夫；攻擊莫斯科的中路主力，則進展一百公里而達斯莫令斯克；而攻擊基輔的南路主力，則攻佔了林堡與諾伏格勒·伏令斯克，其有二百公里光景。這就是說；德軍在第二次總攻擊中，其所化的時間比第一次總攻擊約一，而其前線的進軍速度則未及第一次總攻的一半。

在第二次總攻擊時，德軍北路及中路的主力，進展到了波爾柯夫與斯莫林斯，事實上已全被紅軍所阻，於是這就使德軍不得不變更其作戰計劃，而重新組織。

擊了。現在第三次的總攻擊已繼續至三個星期，除在南路方面其主力會相當大，主力雖經劇戰而僅進展了二十公里，至在中路，則是陷在完全停頓狀態中，假如次總攻擊時，其攻擊進軍的速度還有若干閃電的氣味的話，那麼很顯然的，在第二次總攻擊時，從整個戰局上說來，則就連這樣的一些氣味也已消失掉了。

從這樣的形勢上來，我們已經可以知道，德軍的優勢與進展的速度，顯然是每况愈下。其二年來曾經接連地震驚世人的所謂閃電戰，則在這次侵蘇戰事中已經根本失掉牠的地位了。

所謂閃電戰，牠有二個基本特徵，這就是攻擊者以其雄厚的火力裝備與強大的機械運動力；一，隨其主觀的計劃，迅速突破敵軍的防禦以極大的速度而向敵人後方的重要地區進軍，使敵人後方大起混亂，不得調集後備組織新的抵抗力。第二，就是乘這時機迅速包圍並且殲滅敵人在前線上的主力部隊。使敵人從此失去其抵抗力，而決戰就在敵人主力未曾結集，或更大的抵抗力未曾組成之前已經勝利地結束。這樣就可使以後的戰爭，根本變為掃蕩殘軍的追擊戰，敵軍若不屈服就即全被消滅。

這樣的事情，我們在德軍攻擊波蘭、法國以及侵襲巴爾干半島時，都會目見過的，但是在這一次，侵蘇戰爭中則顯然是不能看到了。第一，作為閃電戰的第一個基本要素，即突破紅軍的防禦與迅速向紅軍的後方進行大規模的侵入，是不會有過的。至今為止，除了蘇聯的游擊隊之外，德軍的主力始終只能在紅軍防線的前面作戰，無法突破任何一點而侵入到紅軍的後方，使紅軍後方大起混亂。第二，再就德軍攻擊進軍的速度來說，特別是在第三次的進攻中，這速度幾乎是只能等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般攻擊軍的速度。這樣甚至使紅軍因為前線退縮的過快，以致後方部署受到相當的

障礙都還不可能。自然是更說不上什麼混亂的了。第三，成爲閃電戰另一個基本條件的包圍殲滅敵軍在前線的主力部隊，則更是不會有過的。德方的宣傳機關，雖則曾經不斷地強調這點，但是稍有一些軍事知識的人都可知道：既然德軍未曾突破過紅軍的防禦，而又說十餘萬幾十萬的紅軍被其包圍殲滅或俘虜，那麼很明顯地，除了吹牛之外是不能再有別的解釋的。譬如在斯莫令斯克附近，德方會一再宣稱這一戰役已勝利地結束，但是實際上，這裏不過是說明德軍曾經集中了最強大的兵力向該區域作四十二次的猛攻，在紅軍堅強的反攻之下，遭受着重大的損失而只好放棄其進攻的計劃罷了。

從這些事實來看德軍的閃電戰在侵蘇戰事中已經根本失效；德軍參謀部預計在六至八星期中征服蘇聯的計劃，已經完全破產，實已無可置疑了。事實上，七八星期戰爭的結果，不但未曾結束或決定戰局，而且戰爭的本身甚至還只是一種初期的性質，距勝利和失敗還是非常之遼遠的。

從這二個月中戰爭發展的趨勢上來說，我想至少已可給我們得到前述這樣的一個概念了。但如我們能把這二個月光景的戰爭作比較仔細些的觀察，則事情實還不僅僅是這一些。

首先，大家都可知道：二個月來作爲德軍能够戰勝紅軍的最主要的條件，並不是德軍的火力，運動力，部隊的素質以及軍事機構的龐大在各方面強過於紅軍。因爲在這方面，不論是哪一點，紅軍不但不弱於德軍，而且還是有過之無不及的。（這一點且待下面再來說明）。德軍之能勝於紅軍的，只是依靠於如下的一個條件：這就是在戰爭的初期，他們大軍的戰鬥準備和戰鬥佈置要強過於紅軍。在二年的戰爭中，德軍不但澈底地動員了裝備了他們異常龐大的部隊，並且還在這次戰爭的前夕，結集並且佈置好了這龐大部隊的戰鬥。而蘇聯的紅軍呢？在這次戰爭發生的時候，還只是在

準備戰爭準備狀態中。雖則他們也已相當地動員了他們的力量，但是第一，他們動員的程度還遠不及德軍，第二，他們動員起來的部隊，雖則一部份已結集於國境上，特別是在西部國境上，但一部份的部隊還是散在全國各處而沒有結集。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條件，就是德軍，在戰爭開始的一定時期內，其立即可以在戰線上施用的兵力是要大過於紅軍。

在整個的蘇德戰爭中來說，這個時期也就是德軍可以戰勝紅軍的唯一有利的黃金時期。精明老練的德軍參謀部，當他們決定實行侵蘇戰爭時，顯然是十分看重這一戰略上的重要時機的。從許多事實上都可以證明德軍的參謀部把他們侵蘇戰爭勝利的主要希望是放在利用這個黃金時期的基礎之上。大家都知道。他們在發動侵蘇戰爭之前，無論在何方面都進行着最大的偽裝。不但事先對於蘇聯未曾有過任何的交涉，提過任何的要求或抗議，假猩猩地裝作兩國間的關係尚甚友好的狀態，並且連宣戰書也等到大軍完全集中好，戰爭完全佈置好，前線已經發動總攻擊了之後方才提出。很明顯地，德國之所以要這樣做的，已經是遠遠地超過了普通的保持軍事秘密，而完全是企圖充份利用前述這個黃金時期的有利條件，以期侵蘇戰爭能在這一時期中迅速獲得決定的勝利罷了。他們預定着，在這一黃金的期內，至少可以在最重要的地區突破紅軍的防禦，而排山倒海般的大軍即可侵入紅軍主力的後方，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輔等處同時或差不多是同時地來幾個「鄧扣克」式的大包圍殲滅戰，以消滅紅軍的基本抵抗力；使紅軍軍事機構雖大，配備雖強，已來不及集中無法重新組織堅強的抵抗。

但是事情是太出乎德軍參謀部的意料之外了；以一百七十師大軍，數以萬計的飛機坦克和大砲，作最猛烈的進攻，繼續至今。不過是壓迫了紅軍向後撤退成百公里而已。預計突破紅軍防禦消

滅紅軍主力的計劃是完全沒有達到。並且隨着戰爭的延長，紅軍後備漸次開上戰線，抵抗力不斷增強的結果。而所謂戰略上的黃金時期也就一天天消逝下去了。約莫是在戰爭開始後一個月的光景，即德軍攻到斯莫令斯克附近之後，這黃金時期在本質上實已失掉了的。其後德軍雖還保持着若干優勢，但是這些不大的優勢，已經是最初所獲得的主動權的餘波性質，在戰略上已經失去其有什麼決定的作用了。

德軍喪失了這個不能再有的黃金時期，這實是比什麼都來得嚴重的損失，因為他的意義只少是根本喪失了他的戰略勝利的可能基礎。今後的戰爭，縱令德軍還能打幾個中等的勝仗，譬如佔領了基輔，而消滅一部份紅軍，那麼這對於整個的戰局也已不能有什麼決定的作用了。因為這樣的勝利，在軍事機構異常龐大的蘇聯之前，顯然只能對紅軍主力的組織戰略反攻起了若干延遲作用，而決不能阻止紅軍運用其全部龐大的軍事機構，動員並且結集其最大的主力來進行戰略的反攻。這一點，顯然是在這二個月的戰爭中，已經獲得充份的證明了。

其次，在這二個月的戰爭中，我們還更可以看到德軍的力量已漸露荏弱，和在侵蘇戰爭中兵力漸感不足的徵象了。

不管是德國的宣傳機關怎樣誇大其勝利與紅軍的損失。但是他們自己的損失，却並不因為他們自己不說而使人覺得不嚴重了。常識告訴我們：當攻擊者沒有得到決定的勝利之前即沒有結束一個較大規模的包圍殲滅戰之前，其損失必然是要大過於防禦者的。這在舊式的步兵作戰時固然是如此，而在機械化與火力裝配大體上相等的現代化精兵作戰時也是一樣。假如防禦者還有堡壘線之類可資幫助的話，則事情就會使攻擊者的損失更加增大。

據半個月前合衆社的消息，德方會承認其在東部戰線上的死亡總數達五十萬。那麼如果我們想像到有更多的受傷者和還有被俘者的話，沒有問題的，其傷亡與被俘的總數，恐怕離開蘇方所宣佈的一百五十萬人是不會相差很多的。事實告訴我們紅軍的戰報要比德軍來得可靠。據蘇方的報告，德軍攻蘇的二十二個最精銳的鐵甲師（即坦克師）其損失已達一半。計被紅軍完全殲滅者爲一軍團又四個師，而被紅軍消滅過半者則有五個師；其他損失未及一半者還沒有計算在內。并且這損失中間還包括着坦克軍總指揮與師長之類在內。我們只要想一想；作爲現代化步兵攻擊力的核心的坦克部隊，在很短時期內損失達到一半，則德軍在侵蘇戰爭中，其兵力的消耗是已經達到如何嚴重的程度了。

此外德軍的飛機和大砲等的損失，在戰爭的最初一個月內，依據蘇方的宣佈已均在三千之上，而其機械化和普通步兵的損失，依最近蘇方的報告，已明確地知其部隊的番號而完全證實了的，其中完全覆滅的有五師又十三聯隊，而折喪過半者則達十六師。至另碎的損失則還尙未計算在內。

根據這些數字，我們就不難想像，德軍侵蘇的一百七十師總兵力，在二個月的戰爭中，在坦克師方面其損失要達一半，而一般機械化的和普通步兵部隊的損失，大約是在四分之一的左右。

最精銳的兵力受這樣嚴重的損失，再加上其彈藥軍需等的大量的消耗，那麼雖在戰線上說來，由於不斷的補充與後備的調上，德軍的兵力，是不見得就會減弱的。但是對於戰爭已進行了二年，國內動員已達極度，兵力的擴充已在飽和點上的德國來說，總不能不是整個戰鬥力的嚴重減弱吧。假如這樣的損失是在紅軍方面的話，那麼由於其軍備的強大和還未經長期的戰爭消耗，或者還可說是沒有嚴重意義的，但是這對德軍來說則決不能這樣了。

在紅軍的兵力還正在不斷增強，戰爭要求德軍的損失，還要這樣嚴重地繼續下去的情形之下，顯然，德軍兵力之不足與力量日趨荏弱，實是無可避免的。雖則現在的戰爭還僅是在初期的性質，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德軍已開始暴露其兵力的不足與其力量日趨荏弱的象徵了。這就是：（一）紅色空軍已有力量自戰線上抽出連續地去進行遠距離的轟炸襲擊柏林。而德方的空中防禦力則已感到大的不足。（蘇機連續襲擊柏林，幾乎是沒有什麼損失）。（二）德國不斷的要求意大利，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增調軍隊，並在各爪牙國徵募志願兵，在本質上已表示德軍的兵力漸感不足。（三）在第三次總攻擊中，放棄了對莫斯科作戰略的攻擊，而對列寧格勒的攻擊規模亦大為減少（本質上也已是暫時放棄了的），只烏格蘭方面進行較大規模的攻擊。顯然，作戰計劃之所以有這樣變更，為的也是要節省兵力，減輕其全面進攻的損失。最後（四）其攻擊進軍的迅度與攻擊規模，已均形減弱與縮少。

所有這些事實都無不是表明德軍的力量已漸趨荏弱，而其侵蘇的兵力已漸感不足了。固然到今日為止，在戰線上德軍的兵力還是要比紅軍來得大些，但是這却不能否定德軍的力量已開始漸趨荏弱與侵蘇兵力已感不足的根本事實。

第三，也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我們更可看到：德軍的第三次的總攻擊，牠和第一次和第二次總攻擊相較，已有本質上的不同了。雖則德軍至今還稱「戰爭依照預定的計劃在進行」。但是明眼人都可看到，這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宣傳罷了。很明顯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總攻擊時，德軍的計劃是以三個主力向列寧格勒莫斯科和烏格蘭作並行的全面攻擊；而其戰略的主眼是企圖以最大的主力經斯莫令斯克進迫莫斯科，然後在莫斯科附近或維亞齊馬（Vienna）爾吉夫（Rjev）等

處北上，去包圍列寧格勒和波羅的海區域的紅軍北路主力，使紅軍在這面的主力首先悉被消滅，紅色海軍在波羅的海的根據地悉被佔據，而造成一個比在鄧扣克更大的勝利，以決定侵蘇的戰局。但是這樣「偉大」的企圖在第三次總攻擊時，是已經沒有的了。

表現在第三次總攻擊中，德軍不但被迫暫時放棄了他們所預定的并且奮鬥了一個多月的攻擊莫斯科包圍列寧格勒的計劃，并且根本上已改變其各路進攻的戰略而組織單個的攻擊主力，去進攻比較次要的地區——烏格蘭了。而且在進攻烏格蘭的表現中，本質上他的企圖也已不是什麼大包圍的殲滅戰，而只是小包圍殲滅戰了。因為事實告訴我們德軍的進攻烏格蘭的直接攻擊目的，充其量也不過佔領尼泊河以西的烏格蘭包圍慕爾達維亞及黑海西北岸區域的紅軍罷了。那麼，這在本質上說來，德軍作戰的目的已經是企圖局部局部地來打擊紅軍的包圍戰，而與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總攻擊有原則上的不同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總攻擊時，德軍作戰的目的是利用其強大的優勢以大包圍戰略，經過接連的數戰而直接解決紅軍大部份的主力以決定戰局；而在第三次總攻擊中，其所表現的作戰目的，是利用其不大的優勢，以較小包圍作戰，打擊紅軍一小部份的主力，來增加自己的優勢，以便由此可以更進一步來進行大包圍戰，而能打擊紅軍較大部份的主力。

前後一比，很明顯地可以看到德軍作戰的目的是大大地降低了。這目的，在戰略上說來幾乎可以說是縮小到最底限度。因為最小的企圖，在這樣大軍作戰中，基本上只能算是戰術的進攻，而不是戰略的進攻了。

在這二個月的戰爭中，我們若仔細些來考察一下，至少已可看到前面這樣一些事實了，根據這些事實，我們就可得出如下的結論來；這就是：

(一) 二個月來德軍的優勢，完全靠比紅軍首先動員與結集強大的兵力，進行突然的偷襲而獲得的。由於德軍結集的兵力過大，紅軍的動員與調集還來不及，所以至今德軍還保持着若干的優勢與主動性，但是在本質上，現在德軍這些優勢，已經帶有餘波的性質了。

(二) 紅軍的英勇作戰已粉碎了德軍預定的整個戰略計劃。德軍雖首先結集優勢的兵力，選擇紅軍最不利的時期，進行排山倒海般的戰略突擊，但是德軍所獲的只是在戰役方面獲得了平凡的勝利，而戰略上則其根基反而是已歸失敗了。勝利的可能基礎已被紅軍所剝奪。到了目前，德軍攻蘇兵力的不足與其力量的日趨荏弱，亦已開始從各方面逐漸暴露出來了。

(二) 二月來戰爭成敗的原因

成爲紅軍處在被動地位，不得不連續作較大規模的撤退，以致廣大地區被德軍佔領的原因。上面已經說過，是因爲在戰爭的開始時，紅軍總動員與戰鬥準備的不足，使他們強大的軍事機權在短時期內無法運用到戰線上來。那麼成爲德軍戰略上的失敗與其閃電戰破產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假如我們把政治的原因，如德軍受英美的封鎖，英國及歐洲各被征服國的反抗的牽制等，對於德國的打擊今日還不是怎樣有力的原因，暫時不談，而先從蘇德兩國戰爭的軍事範圍內來說，則其原因共有如下的三個。

第一就是蘇聯軍事機權的強大與紅軍質量上的優秀。我們只要一看在這二個月的戰爭中，德軍的飛機，坦克與機械化部隊却未能佔什麼優勢，也可知大體上德軍所有的這類主要攻擊裝配，在紅軍方面是決不比德軍來得薄弱了。假如我們再考慮到德軍一開始是以其最大的兵力，特別是以最大

的攻擊力量來進行突擊的，那麼可知德軍所有的攻擊機構，除了在敵人大混亂時包圍追擊用的降落傘兵之外，是都用出來了。這就是說德軍的攻擊機構，原則上是不能再比戰爭一開始時來得大的。然而紅軍呢？則因爲第一，他們戰略上還是防禦的，第二，戰爭初期作戰的部隊還是他的最少兵力等等的緣故，則其今日使用於戰線上的攻擊機構，原則上還僅是他的一部亦是非常之明白的。

還是遠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蘇聯步兵的機械化已達全數兵力的三分之一，而所謂製甲師團亦已有二十五師。這一數字，比之於戰爭一開始時德軍向蘇進攻的最大兵力的數字也已經是不弱的了。據蘇聯官方的報告，德軍進攻的總兵力爲一百七十師，其中機械化和裝甲師約佔三分之一。其後蘇方公告又稱德軍所使用的裝甲師共二十二師。那麼可知現在的德軍其機械化的程度和裝甲師的數量，還都沒有超過一九三九年時的紅軍。然而大家都知道的，一九三九年，即歐戰爆發的那一年之後，正是蘇聯加強其軍備的最緊張時期。譬如在這之前蘇聯的國防預算爲三百四十億盧布，而至最近這個年度，其平時國防預算的數字要增加到七百〇八億又半。即增加一倍以上。那麼很明白的，從這些事實就可知道；現在紅軍的裝備與數量等等，比之於德軍還必是有過之無不及的。至於後備的人員方面，那麼這時大家都知道的；德軍是八百五十萬人，而紅軍則爲一千五百萬人，幾乎是要比德軍多上一半。

所以事情是這樣，紅軍的裝備和數量，不但不會弱於德軍，而且還可勝過於德軍的。固然至今爲止，在戰線上的優勢還是德軍的，但是，前面亦會說過，這是因爲紅軍在這樣短促的時期內，還不能將其全部軍事機構搬上戰線的緣故；常識告訴我們，要裝運和供給同樣數量的現代化部隊的作戰，其所需要的交通輸送力，約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大過四五倍。德軍在戰爭之先，大約結集與

準備好了三百萬的大軍及其龐大的軍需彈藥，那麼要紅軍補足西部戰線上的部隊，而其數字能與德軍約略相等，同時又要補充這部隊及軍需不斷的消耗則其決非一二個月內所能完成實是很明白的。

事實上，在這將近二個月的戰爭中，也正因為紅軍的裝備與數量是不弱於德軍，所以他們能在德軍發動一百七十師大軍的突然襲擊之後，不到一個月其兵力不足的危機就開始漸次克服了。若是紅軍沒有極其強大的軍備，則這樣的事情顯然是不可能的。并且前面我們亦已說到過，德軍攻蘇的兵力，現在已開始呈露其不足的現象了。我們若從這樣的事實來反證紅軍，則更可知紅軍的軍備實要比德軍來得更強和更大了。

至若紅軍的武器與其人員作戰的素質方面，在這二個月的戰爭中，各方面的事實也都證明着他們要比德軍還要好些。德方會自己透露過他們的坦克被紅軍的坦克所撞壞；而蘇方則稱有許多事實證明德軍的坦克避免與紅軍的坦克直接交鋒。無疑地，這證明紅軍的坦克是要勝過於德軍的。再則德軍的飛機在連續空襲莫斯科時，其成績是相當的壞的，不但大羣飛機只能盤旋於莫斯科的防空圈外，只有少數零星的飛機侵入莫斯科的上空，而且每次都損失了七八架至二三十架不等。而紅色空軍之連續襲擊柏林，則其情形就完全不同。不但全部飛機每次都侵入柏林的防空圈內，而其損失則僅有一架曾經受傷，而最後還是飛返回國。假如我們再考慮到紅軍的空襲柏林，其路程要比德軍的空襲莫斯科遠得幾倍，則雙方空軍的優劣是很顯明的。

至於紅軍將士作戰的素質，則由下面的事實可以證明其要強過於德軍。或者至少是不劣於德軍。德方曾經宣稱，紅軍是「發狂的野獸」。他們認為在一定被圍的情況之下，有「理性」的部隊是要投降的，而紅軍則否。縱令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之下，紅軍作戰的精神也常不會變更的，（從這

一事實可知德方宣稱紅軍大軍的被俘是真是僞了）。這就是說德軍所不能想像到，自然也是不能做到的事情，現在是在紅軍中發現了。而蘇方則稱，在許多場合，紅軍會以敵軍四分之三劣勢的兵力與敵軍的猛攻作頑強的戰鬥而達成其任務。這些事實，顯然是證明紅軍人員的戰鬥素質要優於德軍。事實上，在戰爭的最初幾星期中，紅軍在極惡劣的條件之下，頑強地對抗絕對優勢的德軍的進攻，嚴重地損耗了德軍，并粉碎了德軍在任何一點上進行戰略突破的企圖，若不是紅軍有極優秀的素質，顯然這樣的事績是不可能的，無怪乎德軍在大驚之下，無以形容其勇敢堅決，而稱之曰「發狂野獸」。

所以這是很明白的，在這二月中德軍一百七十師大軍閃電的攻擊，並沒有得到大的成就，而其戰略反歸失敗者，牠的第一個原因，實是因為紅軍軍事機構的強大與其武器、部隊素質的優良有過於德軍的緣故。

第二，同樣是在這二個月的戰爭中，所證明的，德軍之所以沒有得到什麼大的成就，而戰略上反歸失敗者，則是因為德軍在戰略上犯了嚴重錯誤的緣故。

前面已經說過：德軍侵蘇計劃勝利的的主要依靠點，是在於充份利用其戰爭發動時的所謂黃金時期。即德軍務求在紅軍兵力最弱的時期消滅前線上紅軍的主力取得決定的勝利。猶如進攻法國時在鄧扣克的一戰一樣。

然而德軍指揮部對於這個戰略上的黃金時期的利用，與其作戰計劃的佈置是怎樣呢？他們企圖是很大的，想一下子同時或差不多是同時地來消滅紅軍在西部國境上所配置的全部力量。因此他們作戰的計劃是組織了三個主力，同時向列寧格勒莫斯科和烏格蘭進行並行的戰略進攻。而其作戰的

時間大概規定爲六至八個星期。可是現在事實已完全證明；德軍的作戰計劃是過當了，錯誤了。這樣的計劃，實質上牠並不是分散紅軍的力量，而反是分散自己的力量，減弱自己的突擊力。牠並不是增強了對於紅軍在戰線上兵力不足的弱點的利用，而只是滅弱了利用這寶貴的不能再得的有利的時機。

因爲事實是很明白的，在對蘇聯這樣有強大軍備的國家進行不意的打擊，即要紅軍部隊沒有充份集中，戰線上兵力不足的時機，來消滅紅軍主力，則只有選擇最重要的一個地區進行最迅速最猛烈的攻擊，而根本摧毀在這一地區上紅軍的防禦，使大軍能如黃河決口般的侵入到蘇聯內地時才能達到。不然這時機就會利用不到，因爲紅軍必然會迅速地在前線上結集起來，首先組成一個堅強的防禦。

假如當時（戰爭一開始時）德軍的指導部是這樣做了。假如他們在三千公里的戰線，都採取守勢，而將一百七十師的部隊集中一百師光景，用全力向莫斯科去突擊而進行包圍列寧格勒。那麼紅軍是很可能遭受德軍的嚴重打擊而損失其在西部國境上三分之一或甚至比此更大的主力的，這種可能能在戰爭一開始時確實不是沒有的，因爲第一，假如德軍這樣做，則在決定的戰線上德軍還可以保持着更加強大的優勢數倍地增強其突擊的力量。因此就可使攻擊的進軍速度大大地增加，而實現其閃電的本色，因之紅軍的防禦被其突破的可能也大大地增強了。第二，由於德軍在某一地區上主力集中過大，這不但使紅軍在決定戰線上的兵力相對地更加薄弱，并且還使紅軍生力軍及後備的調集更加遲慢。因爲大家都知道；自列寧格勒至基輔的一千五百公里的戰線紅軍後方輸送的鐵路幹線共有十四條多。若德軍大軍只是集中向莫斯科進攻，則紅軍有效的後方輸送鐵路幹線就只有四條了，

那麼這使紅軍在決定戰線調集後備與補充兵力，必然地更慢得好幾倍。而這就等於給德軍黃金時期可以保持得更加長久，爭得更多的突破紅軍防禦的機會。

但是德軍的指導部並不這樣做，他們企圖一下子消滅紅軍在西部國境上的全部兵力。組織了三個主力作並行的進攻。那麼這不過是減弱了自己的攻擊力，加速了紅軍的輸送力，而使黃金時期可利用的條件大大減弱罷了。二個月的戰爭，事實已證明德軍這樣的作戰計劃是錯誤的。他使他們的閃電戰失効了，可勝利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了，戰略已經失敗了。而戰爭則陷入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似的持久和苦戰狀況中了。

所以德軍的戰略之所以歸於失敗，牠們第二個的原因，實是由於德軍在戰略上，一開始就犯了上述的嚴重錯誤的緣故。

老練精悍如德軍的指導部，在戰爭一開始時就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這實是出人意表之外的，但是假如我們來注意一下二三年來德軍作戰的歷史，則可知這錯誤不是沒有其根源的，原來德軍攻略波蘭法國以及巴爾幹等戰爭中，迅速而且偉大的勝利戰果不但出乎一般世人的意料之外，甚至也是出乎德軍指導部自己的預計之外的。由於這種連續出乎意料之外的勝利，這使精明沈着如德軍的指導部，也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過大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過小地估計了紅軍的力量。由於這種力量對比上不正確的估計，所以就產生了企圖一下子消滅紅軍大部主力的錯誤計劃。

確實，假如德軍的力量真如他們自己所估計的那麼大，紅軍的力量真如他們所估計的那麼小，那麼自然組織三個主力同時進行並行突擊的戰略，是要比全線的採取守勢，只在最重要的戰線上組織一個主力來進行突擊的戰略來得更加厲害，他能够更快地消滅紅軍的主力。剝奪紅軍的抵抗。但

是問題是在於事實根本估計錯了。雖則他們盡其首先結集優勢兵力進行最不明朗的突然偷襲之能事，以圖擴大利用紅軍在戰線上兵力不足的弱點，但是結果總只能在戰術上與戰役上得到了一些勝利，而戰略的失敗則已是不能挽回了。

第三，成爲德軍戰略歸於失敗的又一個原因就是紅軍戰略的正確性。

紅軍缺乏健康的指揮部與戰略家，這曾被世界歷來反蘇宣傳中所「公認」的，甚至像我們中國這樣缺乏戰略智識的國家，駐莫斯科的陸軍參贊也會說過這樣的話，而對紅軍的戰鬥力表示甚大的懷疑。但是在這二個月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複雜的戰爭中，紅軍的指揮部，不但沒有在戰略上發生如人們所意料的錯誤，並且更表現其戰略指導與戰鬥部署的機能是非常之強的。

戰爭是德軍以甚大的優勢兵力進行突然猛襲而開始的。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紅軍一開始就以極靈敏極沉着步驟，佈置並掌握其全部戰爭，適切地作戰略的防禦，以掩護其後方動員與結集反攻的主力，這是一些都沒可以批評，而其中尤其是值得我們可以注意的，則是他們的沉着性與掌握全部戰爭的迅速性。當敵人排山倒海般的閃電攻擊突然地開始之下，他們的混亂與驚慌是根本不會有的，要不是紅軍的指導部有十分健全的戰略才能，顯然這樣的成績是不能有的。

次之，在二個月戰鬥的進行中，更表示了紅軍指揮部對於德軍優勢的程度與其戰鬥素質，估計得非常之精密的。在這樣精密的估計之下，他們不但在這戰爭一開始就採取以避免敵軍突破其防禦的防禦戰略，並且爲着擴大其防禦的任務在各部的戰線上，更組織了規模較大而很重要的戰術反攻。這種戰術反攻事實上不但使德軍進展的速度大爲減弱，並且使德軍第一線最精銳的部隊，特別是其坦克部隊和機械化部隊，遭受到嚴重的損失。在對抗極大優勢的德軍閃電進攻的防禦戰中，不

但未會作過多的退却，而且還能作這類有效的戰術反攻，這實不能不表示紅軍指導部，對於真性的現代戰爭的熟練和其戰略部署的才能。

再則，當戰爭一開始時紅軍就以極大的胆量將其相當數量的部隊按在德軍的後方，利用其人民有組織的與極度政治覺悟的條件，對最近代化的德軍，組織了游擊戰爭，使德軍後方發生重大的困難，以一部份坦克來保護其後方的交通，還不能保證安全。（紅軍的這一措置，雖則並不是像中國抗戰中，把牠當作戰略上的重要一環來看待的）這在現代的精神兵作戰中，實不能不是一個創製。

根據這些事實就可知道，紅軍的指導部不但並不缺乏戰略機能，並且還更表示了他們對於真性現代化的戰爭有十分健全的戰略指導機能。雖然，當紅軍的首腦部作前述的種種措置時，英國的軍事家會經大為紅軍擔憂：認為紅軍重犯了波蘭軍隊的同樣錯誤，那過早地使用其實力來與德軍交綏。但是事到如今，已經十分明白，這不但不是紅軍戰略上的錯誤，而且恰恰是他的優點，

紅軍首腦部這種優秀的戰略指導機能，以及其在戰爭中實際適切的措施，顯然是二個月的戰爭中，德軍戰略上遭受失敗的又一個原因。

光是從軍事上來說；成爲這八星期的蘇德戰爭中，德軍未能充份地抓住紅軍最初時期兵力不足的弱點；而其戰略在本質上反而全歸失敗者，其原因就如上述。

那麼現在留在我們腦中的問題就是戰爭的前途究竟將會發展得怎樣的了。

（三）對於戰爭前途的估計

還是在戰爭方到二星期的時候，（即德軍還正在進行其第一次的總攻擊的時候），我們已經估

計到德軍戰略之必歸失敗，他的前途必然要遭遇着紅軍堅決的反攻，而趨於毀滅的。（請參看本刊第二十二期拙作德蘇戰爭及其前途的一文）。到今天爲止，我相信這些估計在根本上還都是正確的。戰爭至今，德軍當時所採取的戰略（一下子消滅紅軍主力的戰略）已經完全失敗，這裏是不用再說了的。而今後德軍必將遭遇到紅軍堅決的反攻而毀滅，則亦由於德軍的戰略在本質上已歸失敗，和德軍的攻蘇兵力已漸感不足等事實，而獲得一部份的證實了。雖則我們未能如小說中的諸葛亮一樣，預先來說明今後戰爭的具體發展情形，但是沒有問題的，我們敢再肯定地說；德軍的命運是必然要隨着戰爭的持續，紅軍兵力的結集和增強，與進行最猛烈的總反攻而毀滅的。

不管目前德軍之進攻烏格蘭，其形勢是如何猛烈，更不管德軍能在黑海西北岸給該地的紅軍以怎樣的打擊，但是事情決不會變更我們前面對於德軍前途的估計的。二個月來劇烈的戰爭與德軍在第三次總攻擊中改變他們的作戰計劃，在本質上是已經說明他們的優勢已臨到了強弩之末的階段，他們的主動地位已開始將要喪失掉了。

事情已如大家所看到似的；德軍在眼前的第三次總攻擊中，鑑於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總攻擊的教訓，將三個主力，經調整與集中之後，只組織一個主力，向蘇聯比較次要的地區去進行戰略突擊，雖則由於部備這樣重新組織之後，在其主攻點上的攻擊力量大爲增強，壓迫了烏格蘭的紅軍不得不繼續作規模較大的撤退，佔據了尼泊河西面及南面的許多地區；但是烏格蘭紅軍主力的防禦，仍舊是沒有被其突破。蒲喬奴伊麾下紅軍的主力，仍舊保持着他們完整的戰鬥力。這樣，沒有問題的，德軍不論怎樣地集中其兵力，增強其攻擊力量，他之不能擊破紅軍的防禦，消滅紅軍主力（縱使是相當的一部份），則是更明顯的了。由於這種事實的益加明顯，這也就是益加證明蘇德的戰爭

決不能在短時期中得到結束。

戰爭不能在短時期中結束，這其意義是什麼呢？第一；就是保證了比德軍更強大的紅軍，有將其全部軍事機構搬上前線來和德軍決個雌雄的可能。第二；就是德軍首腦部原定孤立地擊滅紅軍的計劃，亦發生根本動搖了。

原來德軍全部的作戰計劃（即征服世界的戰略）是這樣的；利用英美沒有強大的反攻力量，紅軍在戰線上兵力最薄弱的時機。迅速消滅紅軍的主力以征服蘇聯。這樣雖則在攻蘇發動之後，在政治上是一面受敵了，但是在軍事上則始終是一面作戰的。因為他估計着；在英美有力能作強力的反攻之前，他們已可解決紅軍。然而這樣「美滿」的計劃的根基，總被紅軍二個月來英勇的作戰所粉碎了。德國現在的問題，不僅是要根本改變其攻蘇的戰略，本質上從速戰速決而變為長期戰爭，並且還不得不改變其征服世界的戰略軍事上只準備一面作戰而變為根本上要準備兩面作戰了。（這裏之所謂「面」，是指蘇聯或英美的方面上來說，而不是指地圖的方位上來說的）。因為戰爭一持久就使英美也會有強大的反攻力量的。

這樣的變化實是現在戰爭形勢的根本變化，對於德軍來說，自然也是最不利的變化。因為他的侵蘇戰爭，在將來不但必然地要遭受到比他今日更強大的紅軍主力的猛烈反攻，而趨於崩潰，並且他的侵蘇軍力，由於英美的力量與反攻形勢的生長，由於歐洲被其統治的人民反法西斯勢力的生長，還必然要大大地減弱的。

固然到今天為止，德軍戰略這樣的變化，主要還是在原則上的，根基上的，而從表面上來看這種變化還是不很明顯的。但是事實上這徵象也已經是有了的。這就是德國加緊的壓迫維希企圖取得

在非洲西北部軍事根據地和對於土耳其軍事進攻的形勢漸形顯露，假如德軍的攻蘇，沒有陷入長期戰爭的泥坑中，還有了能在半年幾個月中勝利地結束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想像，當世界的局勢與德國的全部命運一切的一切都決定在東歐戰線上的勝負的時候，德國會分出這樣的注意力，甚至還包括一部份兵力，而來企圖取得西北非洲的軍事根據地與準備進攻土耳其的，顯然沒有問題的，這是德國在發動侵蘇戰爭後形勢開始不利的條件下，不得不改變其征服世界的整個戰略的初步標幟。

並且我們從其實際上已開始準備要進攻土耳其的事實來看，則其今日在攻蘇戰略中，把主攻的一環放在攻擊烏格蘭南部，而不放在蘇聯更重要的區域（如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等區域），似乎也不能不使人去猜測；這也是他征服世界的作戰程序根本改變下的一個措置。因為烏格蘭的南部是黑海的北岸，佔領了這一地區，就可使土耳其與蘇聯的主要交通切斷了。這樣對他將來的進攻土耳其是很有幫助的。

假如這樣的猜測（因為今日還未能十分斷定，故曰猜測）是不錯的話，那麼也許到了一定的時候，德軍主攻的要點甚至可能漸漸自烏格蘭（即在烏格蘭得較鞏固的地位後）移向土耳其，以便經過土耳其去攻略近東，再從近東及烏格蘭去進攻高加索。因為這樣德國既可使英美與蘇聯聯合的相反法西斯戰線，在軍事價值上大為減弱，因之其受包圍壓迫力量亦大為減輕，同時他又可以獲得大量的糧食和煤油的資源，以增強持久作戰的力量。

那麼在這裏如果再把日本的南進的政策也考慮進去，則將來法西斯侵略集團作戰的中心甚至也有移向東西夾擊英美的主要殖民地的可能。

自然這只是對於將來發展可能形態的一種假定而已。究竟將來會否這樣地發展，並且法西斯侵

略者有否進行這樣計劃的力量，這在今日來說自然還是過早的。但是這些對於我們都是不關重要的。而其值得我們注意者，只不過是德軍假如這樣去做的話，世界戰爭的決定點還仍舊是在東歐戰線上的，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則在本質上只會是滅弱德軍在決定的東歐戰線上的力量。促使紅軍的主力反攻更快到來，更快獲得勝利，而法西斯侵略的滅亡更早降臨罷了。

戰爭發展到了今天，事情實已非常之明白；戰略基礎已經破產了德軍，不論是以怎樣的計劃來進行戰爭，他的滅亡的厄運，在根本上已是無法逃避了的。

但是自然，所謂戰略已經失敗，德軍的前途，根本上已只有滅亡的一途，這都是在事實的本質和將來的根本形勢上來說的。如果從前面這個結論中就演譯為德軍的力量已經是轉入劣勢，他在戰爭上的主動地位已經喪失掉了，那麼這只是表示自己的無常識，不懂得事實的本質與表面形態的區別，不懂得眼前的情形與將來發展基本形勢的不同罷了。

事實上，作為眼前的形態來看，德軍還是優勢的，戰爭的主動地位還是相當地握在德軍的手中，而且我們在前面亦已說過，德軍這樣的優勢與主動地位，在今後的一定時期內還可保持着的。也正因為是這樣，所以我們不難想像到，在今後一定時期內，德軍還能繼續其攻勢，而且在這攻勢中繼續獲得若干戰術和戰役上的勝利，也是很可能的。但是由於德軍的戰略，根本上已經失敗了的緣故。由於蘇聯軍事機構異常龐大，事實上紅軍是要強過於德軍的緣故，則今日德軍的這些優勢與主動權，在本質上已經帶有餘波性質，並且決不能保持得多久，亦是明顯的。

繼續着這個德軍的優勢時期之後，而在紅軍實施其主力反攻之前，事實上，在一個時期內戰線上呈着一般地勢均力敵的現象，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事情是這樣，當紅軍須要好幾個月時間的

努力，方能達到其戰線上的力量約略與德軍相衡，則其力量要顯著地超過德軍，而能作有效的戰略反攻，顯然也必需有一個相當的但是不會很久的時間的。我們預先估計到這種形勢的存在，這對於我們今後的觀察戰爭的局勢將會有許多的幫助。但如此便得出一個結論，說在蘇德戰爭中也會有一個如中日戰爭中的戰略相持階段，那是不對的。因為在生產力這樣發達軍事機構這樣龐大的兩個國家的戰爭中，根本上只能有戰線上德軍優勢與紅軍劣勢的餘波時期，而決不能有戰略的相持階段的。

在這優勢與劣勢交待時期中，德軍是必然要反覆地組織挽回其主動權的攻擊的。但是這攻擊已決定不會只是在德軍方面，同時也會在紅軍方面出現，而真正的惡戰，也就會在這一時期中開始。我們預計着，這樣的時期繼續幾個月之後，紅軍的總反攻就將出現；而在這時候，前面我們所說過的德軍戰略上失敗的實質也就將在事態的表面上全部暴露出來了。

假如今日的世界形勢，在那時沒有本質上的變化，那麼我們可以相信在紅軍的戰略反攻之下，德軍的崩潰是會出人意料之外的迅速的。因為在那時候有力量要來結果德軍和法西斯侵略主義的生命的，已決不僅是紅軍（雖則紅軍仍然是最主要的力量）差不多同時也會有法西斯國內與歐洲各被征服國人民反法西斯的革命，與英美的遠征軍。

「一聲如雷，一敗如灰」，這恐怕就是德軍與法西斯主義的寫照吧。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

啓 事

茲因近來紙張印刷等成本飛漲，本社爲免虧損過巨計，不得已將今後所出新書之定價改爲每冊八角外，並將預約價格改訂如下，敬希讀者願諒。

三個月	六本	三元八角
六個月	十二本	七元五角

目前人權運動產生的背景及其意義

伯成

我們早就說過，一切反共運動歸根到底都必然是反對抗戰，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因而也就是反對全國人民的運動。這決不是基於黨派成見，這是因為中共是抗戰國策之最堅決的擁護者，在這一點上他同全國人民的利益和主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誰要堅持反共，他也就不能不同時反對中共所代表的全國人民。事實證明我們這論斷是完全正確的，當反共運動開始的一天，也就是頑固派倒退份子開始摧殘人民權利的時候。二年以來，隨着反共高潮一次兩次的到來，當少數頑固份子積極進行武裝反共（進攻八路軍及陝甘寧邊區），政治反共（實行防止異黨辦法，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經濟反共（對邊區及八路軍新四軍防地實行經濟封鎖和斷絕給養）的時候，同時也就是人民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完全被剝奪的時候。就是因此，才產生了今天的人權運動。

不久以前，香港方面，以『時代批評』為中心，展開了關於人權運動的討論，『時代批評』還特別爲了這一問題，在其三周年紀念時，出刊了一個『人權運動專號』，相當充分地檢討了關於人權運動的各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關於中國自由（？）區各種摧殘人權倒行逆施的情形的揭發與暴露，其殘暴黑暗的程度，在脫離政府直接統治已近四年孤處海外的上海人士聽來，簡直是駭人聽聞，不能想像。

這一運動被提出之後，在香港南洋一帶立即獲得了各方面的響應與支持。這決不是偶然的。原來，自從中國政府及主力軍從沿海撤退內地以後，香港已經成爲進出中國的唯一要港，因而也就成爲對外反映內地情形的樞紐和中心。而自從反共倒退運動在內地猛烈展開以後，許多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或有被逮捕威脅的文化人和知識青年，凡是有能力逃得出的就都逃到了香港，或由此再轉到南洋。因此，內地反共倒退實況和人權遭受無理摧殘並嚴重影響了抗戰前途的真相，在香港，推而及於南洋一帶，就完全暴露出來了。爲了要反對這種黑暗現象的繼續，爲了保障做爲一個人的最低限度的權利，特別是爲了挽救抗戰的危機，人權運動的提出和展開決不是沒有意義的。爲了使這一運動有一個中心的主張，「時代批評」的編者周鯨文先生還曾草擬了一個人權運動的綱領，內容共計十二條，如下：

一、個人生命權 每個人都有生活的權利，個人間彼此都有遵守這個權利的義務。國家及其機關非依民意決定的法律，不能任意剝奪這種權利，其他團體更不許侵犯這種權利。

二、身體自由權 每個人都有身體行動的自由權，只須不違反民意決定的法律，個人可以自由行動，自由旅行，政府不得非法逮捕或監禁。所謂「特務」侵害人民者，人民得以匪盜相對，可自衛處置。

三、居住自由權 每個人都有安靜居住不受侵擾的自由權利，不依民意決定的合法手續，軍警憲兵，絕對禁止闖入民宅。所謂「特務」侵入民宅者人民得以盜賊相對，可自衛處置。

四、思想自由權 每個人有思想自由的權利，也就是有研究探討學術思想的權利，舉凡教學，學習均不能受有限制，政府機關或黨團不得以武力或其他手段干涉。

五、言論出版的自由權 每個人都有言論出版的自由權，演講不得監視，出版不受檢查，政府機關及黨團不得濫用職權橫加干涉。至於違法的言論出版，由當事人負責。

六、信仰的自由權 不同信仰的人們彼此容忍存在，政府或黨團不得強迫人民信仰一定的宗教，或強迫信仰一定的主義學說，更不得強迫入黨。

七、集會結社自由權 每個人均有興趣利益相同的人們舉行集會結社之權，凡不違反社會福利，或不立即擾亂社會治安的集會結社，均不受限制，政府或黨團不得橫加干涉。

八、職業自由權 每個人都有擇業及工作的權利，政府或黨團不能強迫令人就業，也不能用種種手段迫其失業。

九、公開審判權 每個人的行動若觸犯國家法令時，均有正式公開審判之權。「私立公堂」，「特務法庭」或軍警機關均不得審判人民。被捕人不得拘留於軍警機關，廿四小時之內必須送交正式法院，並且被捕人或其親屬得向被捕拘禁地之法院聲請提審。在公開審判時被告有權聘請辯護人。

十、反對暴力權 每個人均有反對暴力的權利。無論政府黨團或私人以暴力加諸人者，受害者得有自衛的反抗，並得依法提出控訴。

十一、最低生活資料的享用權 每個勤勞的人們有權取得最低生活條件的保障，這種規定的每個人最低的生活資料是以國家的財富作為公平分配的標準。

十二、管理國家事務權 每個國民以其為國家組成的份子的資格，均有權管理國家事務，其管理的方法，直接的為民選政府的產生，間接的是對國事隨時監督發表意見。

抗戰是爲了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解放，其本質意義，也就是爲了反對侵略者的奴役而爭取中國人做人的基本權利。因此，在中國，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或堅決擁護抗戰的份子，也不能不是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或人權主張者；而任何人，如果他是一個真心擁護抗戰的份子，對於這十二條的內容，他就決不應有任何反對的意見。可是既然反動頑固份子到處都有存在，這種運動自然也就不能不遭到他們的反對。

自然，他們反對的理由說起來也是頭頭是道的。第一，他們說現在是抗戰時期，一切人民的生活行動都要受政府的統制和指揮，人民是不應該有民主自由的。第二，他們說人權運動是歐美已經陳腐了的東西，爲什麼陳腐了呢，那是因爲歐美許多國家都已感覺到過去的人權運動已經有點『過火』，認爲人權應該放在國家和政府的嚴格統制之下，否則便是『無政府主義』，便是『假人權』，至於國家和政府是在什麼人的把持之下，則並不去計較。第三，中國是以三民主義立國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也就是主張人權，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所製定的抗戰建國綱領，也曾規定保障人權自由，因此中國早已是民治國家了，現在還來提倡人權運動，輕一點罪名是無的放矢，重一點的罪名甚至於就是『投降運動』了（一如上海有名的兩面派報紙××報所云）。

然而不管那一種理由，都是有意迴避了事實的真象的。第一，抗戰是爲了國家民族，不是爲了保障少數頑固份子的權勢地位，因此必須動員大多數人民自願參加，但現在的事實是用繩子綁了人民來當兵的，這樣固然統制了人民的生活行動，然而抗戰的前途也就暗澹起來。第二，根據中山先生生的民權主義，歐美的民主是少數資產階級當權的『假民主』，當一般人民要求真正的民主時，資產階級自然就認爲『過火』了；但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却是要爭取大多數人的民主，而在少數特權

操縱把持的一黨專政之下，大多數人始終未能獲得民主，因此現在要求保障人權決不能認為過時或陳腐，除非他是站在反動的法西斯主義觀點上來說話。何況，中國現在甚至連歐美的資產階級民主都還未做到呢。第三，「中華民國」的名雖然已有三十年，但是整個政治却一直處在少數軍閥地主買辦的專制之下，人民的自由權利比起滿清時代來並無絲毫改進；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之後，這種情形也沒有改變，反而是假三民主義之名，行「無民主義」之實；抗戰建國綱領公佈之後，國內政治情況雖會一度稍有改善，但反共倒退運動開始以來，政治黑暗的情形更是變本加厲了。儘管政府當局曾經發表過不少冠冕堂皇的文告，儘管行政要人曾經說過不少的漂亮話，但人民所親身經歷的却是到處貪污橫行，到處是集中營勞動營，到處是毫無理由摧殘人權的不法行為，而特務人員則遍佈了整個中國內地。人民相信的是事實，是鐵的現實，而不是空口說白話，當絕大多數人都感覺到連呼吸都不得自由而不得不提出保障人權的呼籲的時候，還要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地說什麼中國早已是民治國家了，如此云云，才真正是無恥之尤者。

二

實際上一切人權運動的發生都有其客觀背景的，這裏並沒有任何人要不要這種運動的問題。一般說來，人權運動乃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當封建制度開始崩壞資本主義制度開始生長的時候，代表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的資產階級，爲了爭取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就起來反對封建制度，表現在政治運動上，就是打破封建階級的壓迫束縛，爭取人民平等自由權利的人權運動。資本主義戰勝封建制度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人權運動戰勝封建壓迫的過程。因此，也就可以說，沒有人權運動的勝

利，也就沒有今日的世界文明。而今天，一切對於人權運動在歷史進化過程中豐功偉績的有意抹殺或惡意歪曲，都不過是表明資本主義已達其沒落階段中歐美資產階級的反動爭扎而已。

但中國的情形却是大不相同的。到現在為止，中國的社會還大半是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階段，而在日軍統治的淪陷區域，則已成爲完全的殖民地，只有佔中國很少部份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抗×根據地區域，真正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束縛而成爲新民主主義社會。因此中國的革命，過去和現在都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因此，屬於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人權運動，在目前的中國也並沒有失掉其革命的意義。而事實上，中國革命過去的整個歷史，廣義地說，也就正是由人權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交織而成的，因爲一切民族解放運動如果不能最後歸結到人權運動的廣泛展開，牠是不能獲得成效的，反之，在民族壓迫嚴重存在的條件之下，一切人權運動如果不是推動廣大的人民去展開反對外來壓迫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則人權運動也就沒有什麼意義可言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帝國主義包圍下的滿清對其他民族及廣大民衆的壓迫，並第一次地製定了『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和『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見『臨時約法』），但因爲沒有實際上把這些規定付諸實施，沒有真正的人權運動，結果辛亥革命是失敗了。五四運動是以爭取中國在國際地位的平等待遇的鬥爭而開始的，最後發展爲反對帝國主義走狗封建軍閥統治及傳統思想的鬥爭，給未來的民族解放鬥爭打開了一條路。五卅運動是反帝的運動，然而同時也是反對帝國主義代理人爭取人權的鬥爭；北伐運動是反帝的爭取民族解放的運動，同時也是反封建爭取人權的運動，而由於後一種鬥爭之未能堅決進行和積極展開，這一運動也還是失敗了。中國革命轉入了土地革命的階段。這時，反封建的鬥爭

(包括人權鬥爭)變成直接的武裝的鬥爭，一般的人權運動暫時被抑壓了。

但是黑暗反動的統治和殘暴的壓迫，危害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終於還是在一切有正義感的上層份子及廣大人民中間引起了憤怒和不平，這就產生了以孫夫人宋慶齡和已故蔡元培楊杏佛為領導的保障人權運動。這一運動的廣泛展開曾經大大暴露了當時統治者摧殘人權的殘暴真象，給當時的倒行逆施以嚴重打擊，取得了國際及國內的廣大的同情響應。在當時兩個政府對立的情形之下，這一運動客觀上曾經成為革命運動的一支流，牠同當時的剿共的政府，實質上是站在對立的地位的。因此這一運動也遭到統治當局的無情的彈壓，人權保障同盟的主要領袖人物楊杏佛先生甚至因此遭受了卑鄙的暗殺，爲了人權，做了壯烈的犧牲。但是這一運動並沒有能够廣泛的展開，這一方面是因爲內外反動勢力的殘酷鎮壓，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當時國內是處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條件之下，不可免地縮小了牠所能影響的範圍。

隨後×本法西斯蒂的更進一步的侵略，逐漸在中國內部起了決定的作用，反抗外來侵略者的問題變成了決定一切的問題，組織統一戰線促成對×抗戰，成爲全國人民各黨各派一致的要求，而爭取人權的民主運動則變成了比較次要的問題。但是抗×統一戰線的結成和抗戰的爆發也直接推進了國內的民主進步：國民大會的決定召集，大批政治犯的釋放，各抗×黨派的合法存在，民衆運動的相當的開展，以及國民參政會的組織，在在都表示了人民自由權利的增進，雖然增進得非常緩慢而且很不徹底，有些甚至完全是有名無實。

然而一切民主的增進都表明着人民力量的長大，而人民力量的長大，對於爭取抗戰是絕對必要的，對於那些只圖保持自己少數人權勢力地位的人們，都成爲致命的威脅。因此，爲了保持他們業

已動搖的特權地位，在抗戰進入第二階段以後，少數頑固份子便積極反動起來而開始採取了一方面對外要人民抗×同時對內又要壓迫人民的兩條戰線的政策，（更少數的人如汪××何應欽之流，則簡直就把人民看做唯一重要的敵人公然或暗中同×本侵略者攜手了）。這就是武漢失守後即已開始的反共倒退政策。於是一大套的『防止異黨活動辦法』出現了，於是平江慘案，竹溝事件，隴東事變，新舊晉軍衝突乃至蘇北事件皖南慘變及一·一七取消新四軍的命令都接連不斷地發生了。同時國民黨直接統治地區，在取締共黨活動的名義之下，則遍設特務機關，大批逮捕愛國份子送入集中營，取締了一切不合國民黨反動政策的文化活動，摧殘一切人民的抗×團體而代以有名無實的空頭機關，甚至在共黨嫌疑的罪名之下，不經法律手續任意逮捕和槍殺一切進步的青年學生，甚至如有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博士也不能免。至於私用酷刑，草菅人命，更視內戰時期有過之無不及。而在這裏非常明顯的，頑固份子一切反動倒退摧殘人權的措施，都是以國共衝突和磨擦的形態出現的，這對於目前的人權運動者，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在這種暗無天日的情形之下，於是一切忠心抗戰要求在抗戰中能够自由盡自己一分力量的人們喊出了保障人權的口號，正是自然而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三

但是應該充分注意的是目前人權運動的意義決不同於歐美過去的人權運動，也不同於中國過去的人權運動。歐美過去的人權運動主要是在新興資產階級操縱之下的單純的反封建的運動，而目前中國的人權運動却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要求的，雖然也是反封建的，然而却是在反對民族壓迫的總的

鬥爭目標之下的一種人權運動。中國過去的人權運動，牠的終極的目標是在於推翻當時的統治建立人民大眾的新政權，而目前的人權運動却完全不是這樣，牠只是想以人民的壓力，要求國民黨中少數人所把持的中央政府停止其壓迫人民的政策，改善其政治機構，並允許人民以國民應用的基本權利而已，除了極少數反對人民的親×頑固份子必須逐出政府以外，並不要求推翻現有政府，這是目前人權運動的第一個特徵。

其次，目前的人權運動是產生於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機非常嚴重的時候，而少數頑固份子之所以堅持反共倒退（也就是反對人民）的政策，其終極目的乃是爲了爲投降妥協掃清道路，以便於適當時機達到其停止抗戰對×投降的目的。因此，目前的人權運動也就不能不是建立在爭取團結，堅持抗戰的基礎之上的運動。這也就是說，除了堅決的漢奸親×份子以外，這一運動應該是包括着全國所有各階級各黨派的人民的；而保障人權的鬥爭，只能是爭取團結爭取抗戰勝利的整個鬥爭的一部分。這是目前人權運動的第二個特徵。

最後，因爲目前的人權運動是建立在反對民族侵略的總的鬥爭目標之上的，其終極目的只在於爭取團結，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不在于推翻現在的政府，因此牠的進展也不能不是漸進的，逐步完成的。這就是說：

第一，我們儘管把人民所應有的基本權利全部羅列出來，但我們不能期望這些權利可以一下子全部都爭取到手。須知在抗×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之下，整個政治的改善只能是漸進的，因而這些權利的實現也只能是逐步的。在這裏，過份的急切或只要全部而拒絕部份的行爲，只能成爲實現這一運動之目的的障礙。

第二，尤其重要的，當我們倡導這一運動時，我們必須注意把握目前時局的中心環節而集中力量爭取其實現，這就是消除國共衝突加強團結的問題。這是因為，一方面，頑固份子摧殘人權的一切措施原是以反共形態出現的，而另一方面，中共的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主張，確實代表着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而頑固份子反共政策的基礎又正是多方挑撥國共兩黨的衝突，同時又因為目前國共之間的僵局事實上已成爲國內政局的重要癥結。沒有國共衝突問題的適當解決，人權運動勢必成爲無益的空話，而國共關係的改善，則將成爲人權運動進一步開展的基礎。因此，目前我們不但不應該拋開國共團結問題來談人權運動，而且應該首先集中力量來爭取國共問題之適當的解決。

這是目前人權運動的第三個特徵。

因此，可以證明：一切人權運動反對論者的高調，都不過是爲了保持政府中少數特權者地位，和爲了準備出來抗戰的反動的無知夢囈而已。

論人權運動

青之

一 人權運動的根據

要從幾個名詞來認識中國的面目，在今天簡直是不可能的。若干冠冕堂皇的名詞，如果同實際對照起來，就完全變成了諷刺。『自由中國』本來是指尙未淪陷沒有給異族奴役的地域而言，那意思是挺不錯的；但是倘一想到在大後方人民自由被摧殘得寸草不留的事實，就會覺得這名詞是飄蕩在空中，毫無着落。『民主國家』本來是某些黨派至上者和個人至上者對外宣傳時給中國戴上的一頂摩登禮帽，我們是衷心地希望這四字能名符其實的；但是只要一想到民權到處被踐踏，憲政運動被惡毒謀害的光景，就會覺得這頂禮帽和全身的服裝未免太不相稱。『三民主義』本來是中國革命的父親孫中山先生留下的不朽遺教，是我們建設新式的民主共和國的必由之路，但是如果有人想到三民主義被糟塌被曲解得不成樣子，他是不難想到『總理在天之靈』（這是照某些自命爲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者的習慣說法）的憤怒的。此外，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類的美麗的語言，一到某些特殊人物的口頭和筆下，全都變了顏色，彷彿一樹鮮花飄落在污濁的泥沼裏，不但失滅了芬芳的氣息，也染污了艷麗的色澤。英雄們的想頭和凡人的畢竟是不同的，在他們看來，『三民主義』『民主國家』『自由中國』『抗戰建國』『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不過好像『泰山石敢當』，『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天皇皇，地皇皇』，『勅

勅如律令』之類的銘詞咒語，是用來『降魔壓邪』的，至於『魔』和『邪』是什麼呢？那自然用不着多問。

從七月七日抗戰的砲火在祖國土地上波動以來，每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都懷着一個最低限度的希望：不做奴隸。是爲了這個希望，大家獻出了血汗生命，忍受了千辛萬苦，在戰爭帶來的苦難、慘痛、貧乏之中，毫無怨言。如果沒有光明的指望鼓舞他們，沒有祖國的自由即人民的自由這個信念，武裝他們，抗戰是不能支持一天的。抗戰，抗戰，究竟是為了誰而抗戰？不錯，首先是爲了民族國家；然而民族國家不是擺在地球上光爲了好看的鍍金的空殼子，民族國家的血肉和骨骼，乃是全體人民大眾，而爲國効力的優秀的人民，尤其是國家的神經和心臟。如果說，我們的抗戰首先是爲了解除加在我們民族的肉體和精神上的鐐銬，使人民得以享受真正的人的生活和人的權利，這有一絲一毫說得過分了麼？

可是，特殊人物的看法可就完全兩樣。他們到今天爲止，還沒有收起抗戰的旗子，我們自然不好拿他們跟過河的英雄一樣看待，雖然如此，抗戰並沒有把他們教訓比以前更進步些，在仇視人民這一點上，他們和那些浸浴於血的『風呂』中的外來武士以及爲後者擦背的傢伙，其實倒相像得很，所不同的是，外來的武士和他們的『擦背』是立足在用人工炸成的『風呂』之中，而勇於安內的英雄們却是躺在用老百姓的戰時血汗匯成的溫泉之中。即使他們不斷哼着『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調頭，而他們心目中的勝利和成功也不過意味着少數人照舊踐踏在大眾頭上，照舊發財享樂，照舊屠刀在手，照舊作威作福，總之，中國永遠照老樣子生活下去；如果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他們的權力比現在更大，他們的享受比現在更闊，他們殺人吃人的自由比現在更多。就是爲了

這個想頭，他們把『安內』看得比『攘外』重要十倍。仗自然是要打的，但必須給人民帶上無形的甚至有形的鐐銬；他們是用古代羅馬對待奴隸的辦法來對待老百姓；當貪污奸猾的榨油機的狂吼聲掩蓋了饑民的悲泣和怒號的時候，人是不能想像我們是活在爲自由和正義而戰爭的國家裏的。向來號稱爲『國家之精英』的青年自然是渴望祖國的光明的，他們像紅血球一樣在祖國的血管裏燃燒着，然而可怕的毒菌侵入了，破壞着可愛的血球；『勞動營』、集中營、反省院、『防空洞』像熱帶的蜘蛛網，專門在等待青年們，暗殺、鎗決、活埋、不知斷送了多少青年活潑的生命。有些青年華僑抱着獻身祖國的熱心路遠超超地跑回祖國服務了，不料却給特種的『同胞們』給關鎖在『華僑集中營』裏（見金門編譯社出版人橫在那裏：賈人的從華僑集中營裏逃出）；又有些青年抱着求真理的熱心，千辛萬苦跑到西北去讀書，不料却給武裝的文化同志或文化武裝的同志在途中攔截——請進他們開辦的『感化學校』去。（見斯諾：中國見聞錄，星光社譯本）。『國民黨政綱』上明明規定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抗戰建國綱領』也明明規定，『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有合法之充分保障』。可是，我們人民的自由在那裏呢？連無黨無派的名高望重的馬寅初先生對政府作善意的批評，對貪污作無情的攻擊，對國事作合理的建議，也被禁止發言，並給憲兵帶了去，『送往前方考察經濟』（見人權在那裏：丁一的馬寅初「奉命考察」的前前後後），尋常的老百姓和自由的緣分可想而知了。

書籍是向來被稱爲『精神食糧』的，然而今天除了『官糧』之外，那一家出產的『精神食糧』能够自由地輸送到羣衆中間去（也許充滿色情的或者教人向上爬的書籍刊物享有特別的優待吧）。

在這裏，我忽然記起一二則可資談助的故事了。前年某書店的重慶總店有一天忽然光臨了幾位英雄，說是要查賬，因為他們得到『確實情報』，說該書店接受共黨大批津貼。查賬就查賬吧，可是結果證明所謂『確實情報』其實並不確實，某書店因此洗刷了赤化的嫌疑。但問題並不因此結束，有權查賬的人自然也是有權封門的人。有一天，一位從上海一直紅到重慶的紅人傳該書店的經理問話了，那對話是很妙的：

『你們書店裏爲什麼老是出版共產黨和左派的書籍？顯見是共黨的宣傳機關。』

『我們出的書籍刊物其實都經中宣部審查過的。我們只是要出幾本可看的而又不蝕本的書，決沒有替任何黨派宣傳的道理。』

『那末，你們爲什麼不出版本黨的書籍呢？』

『這不能怪我們。記得在抗戰之前，我們就請黨部方面給我們編一部中山全集出版，黨部雖然答應了，可是直到現在，這部稿子還沒交給我們呢。』

（以上所說，是去年聽一位朋友說起，如有記錯，文責自負）。

末一句回話我以爲是很可以說明官老爺的全部作風的：自己不做或者做不好，却又不許別人做，一做就有異黨的嫌疑。就這樣，大家只好在沙漠中過活。

雖然他們『自己不做』，可是『幹』却是要『幹』的。——在他們的字典中，『做』和『幹』，是大有分別的。還是上面的故事爲例子罷。過不了幾天，果然『幹』的條件向某書店提出來了，那就是從今以後，該書店要與官方的××書局合併，再不然，就得派人參加該書店的編輯部。經某書店婉言謝絕了，費了許多唇舌，託了許多人情，該書店算是多活了一年多。可是，今年呢，索性

免除查賬，合辦，派人一套麻煩手續，官方將該書店連同另外兩三家新書店封門大吉了。

能够斷絕物質食糧的人，自然也能够斷絕精神食糧的，誰會因此覺得奇怪呢！

我們是活在如此的一個既無人權又無自由的國家。我曾經很憤慨地對朋友們談起，如果專就政治壓迫和經濟榨取來說，今天的黑暗勢力，其暴虐程度實在打破了中國近百年史的紀錄。滿清政府和北洋軍閥雖然殘忍，但是他們壓迫人民榨取大眾的手段實在遠不及今日的豺狼們所施展的技術來得毒辣可怕；這是不難明白的，今日的安內英雄，從希特勒那裏學會了訓練「蓋世太保」建立集中營之類的殘暴方法，再加上祖傳的專制主義秘訣（如官僚制度，保甲制度，東廠制度等等），自然勝過先前的壓迫者。

說今天的壓迫者比先前的壓迫者更兇，並沒有過火的地方。在清末和北洋軍閥時代，如果殺死了幾個革命黨人，也許就會激起很大的波瀾，可是，這樣的屠殺比起現在的恐怖算得什麼呢。不管滿清政府和北洋軍閥如何仇視人民，革命份子還是能够在稀疏的網孔裏穿來穿去，幹得轟轟烈烈；而現在呢，每個進步份子，不論有無黨派關係，他的一言一動絕對難逃獵手們的耳目；只要一言不合，或者表示不甘同流合污，就隨時有『失蹤』，『解決』，『進防空洞』，『進勞動營』的危險。並且常常死得無聲無臭，連屍水也不給透露出來。人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缺少自由（當然，在另一些進步的區域內，又絕不相同），連審查過的稿件，都會給老爺們嗅出赤化氣息，這證明他們的苛政已經不能靠檢查制度之類的力量來維持了。一些熱血的文化工作者受不住難堪的熬煎，只好忍住眼淚跑到國外去做一些本位的救國工作，可是官方却又大罵：在國難期間，文化人的出走，是犯了絕大錯誤，並且希望他們趕快回都。繳了文化戰士的械不算，又給他們加上沉重的鐐銬，還要

他們老獸在無形的『集中營』裏做人質，否則就是『犯了絕大錯誤』，就是不愛國。其實，連馬寅初這樣有國際地位，德高望重的學者都沒有半點保障的年頭，一羣在老爺們看來個個有『異黨』色彩的 cultural 人，在人權的磅秤上那裏會有一絲一毫分量呢？今天他們不逃出無形的集中營，明天就說不定要進有形的集中營；就是不給關起來，而老獸在可怕的大沙漠中，無事可做（因為事實不容許你做），只好瞪着眼觀賞無聊的花絮，不是比死還可怕麼？

和政治壓迫相連的經濟榨取也特別使人吃驚。陳嘉庚先生就指出過有人發了二十萬萬元的國難財，這不折不扣全是人民身上熬出來的脂膏。關於發國難財的罪惡，馬寅初先生的申斥，應該博得全國人民的彩聲：『中國的大貪污，其誤國之甚，遠在奸商之上。吾人以千數百萬同胞的死傷，數萬萬財產的損失，希望獲得勝利，那會願意以這樣大的犧牲來換幾個大財神……這種人發的國難財是以國家受罪為代價，以民族受苦為條件而獲得的。假使這幫東西不予以懲罰，那公理何在！』（見『人權在那裏』）在另一處，馬先生非常公正地指出：『抗戰以來，有錢的上等人既未出錢，也未出力，反而發了國難財，傷情害理，孰過於此。』（同上書）這個有民族良心的老學者句句話都有根據的，依照他和陳嘉庚——另一位有民族良心的愛國老人——所說的一切，今天發國難財者，比起清末的貪官污吏與民國時代的刮地皮軍閥，實在不能用同一尺度來量他們的肚皮。

把現在的情形同過去的來比，並非禁過去的黑暗來辯護，更不是否認今天的光明力量，我們只是要強調地指出，今日的黑暗是為我們再也忍受不了，它在嚴重地包圍我們，窒迫我們；倘不予以消滅，就會叫我們用數千百萬人生命的喪亡和數千百萬財產的損失換來的抗戰成績歸於崩潰。我是沒有勇氣來想像這種崩潰的慘劇，但我却有勇氣參加在反罪惡的苦鬥中，和一切有熱血的同胞一同

來保衛祖國的光明。我認爲容忍這樣的罪惡繼續存在，容忍超中世紀的野蠻來毀掉我們偉大的祖國，乃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恥辱。就是這樣，我們要在增強統一戰線的精神之下，展開民主主義的鬥爭，而人權運動正是這鬥爭的一環。

在抗戰滿了四年的今天，還來高呼人權，重新展開人權運動，說來雖未免可悲，但是不這樣做，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是生長在堆滿了垃圾的中國，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遠不及傳給我們的病毒來得多，這病毒深入在我們的社會機構內；而外來的傳染病更滲進古老的中國的骨髓；當我們用全力來撲滅外來的病菌的時候，潛伏的祖傳老毛病趁勢在某些人身上發作起來，自然是毫不奇怪的。爲了『公共衛生』，我們必須全力從事消毒防疫的工作，今天的人權運動應當是一種不可缺少的消毒劑。

廣義地說，我們的抗戰本身也是一種人權運動。爲的要擺脫奴隸的命運，我們揮動各式各樣的武器，動員全國的力量，爭取人的權利，和奴役我們的異族壓迫者抗鬥不息。我們深信，如果不能加強團結，驅逐侵略者出境，擊碎野蠻的外來掠奪，是不能爭得人權運動的最後勝利的。如果讓侵略者穩定他在中國建立的奴役制度，讓我們的抗戰長城崩潰下去，一種可怕的奴隸命運將落在每個中國人的頭上；當整個中國不幸變成了××帝國的殖民地，我們是談不到任何人權的。抗戰第一，統一戰線第一，這是我們始終不變的信念。

可是，誰能說，反抗異族侵略的戰爭就包括了人權運動的全部呢？誰能說，在我們和頑強的侵略者苦戰的時候，應當容忍自己營壘內的寄生份子來毒害民衆破壞人權呢？如果我們的抗戰不是爲了少數人的威福，而是爲了全體人民的解放，那末，請想一想吧，中國人民今天需要的是鐮鏹呢

還是武器？

爲了自由使用武器，鎚碎可咒詛的鍊鏹，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應當在偉大的孫中山先生的名字面前宣誓：在堅持團結的抗戰之下，我們需要國父應許給我們的做人權利，展開人權運動，直到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完全勝利！

對內的人權運動和對外的民族戰爭是不能分開的，可是它們各自的性質却不相同。和侵略者是談不到人權與民主的，對於他，我們只有不斷的打擊；當侵略戰爭被我們的鐵拳擊敗的時候，中國人的生存權利才握在我們自己手裏。但是，對內的人權運動在今天却存在於武裝鬥爭的形式之外，我們是反對任何消耗國力的內戰的，也反對用暴力改變現有的政治機構，我們所倚賴的是民衆的覺醒力量，進步勢力的團結力量，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遺教，國際民主營壘的友軍援助，抗×民主根據地的和自由區革命實力，以及全國愛國份子的不倦怠的工作。即使我們不能很快獲得決定的勝利，但我們的呼聲不會得不到回響的。

二 迎擊人權運動的反對者

在中國，要推進任何一個有進步意義的運動，不會不遭到阻撓和反對。實際的壓迫是可以預想得到的，而理論的鬥爭當然也不可免。

反對人權運動的倒退份子，首先必然要拿出抗戰的大道理來進攻我們。他們會說，現在是什麼時候呀，抵抗外狄還怕力量不夠，你們要高唱什麼人權，是不是要分散抗戰力量？是不是要轉移國人對於抗戰的注意？對於這樣的駁詰，我們可以回答說：先生們，如果我們不是爲了抗戰利益，不

是爲了民族解放，就不必高呼人權，就不必抗議摧殘人權的行爲。今天分散抗戰力量，削弱民族戰線的，不是提倡人權運動的愛國份子，而剛剛是摧殘人權仇視民主的惡劣份子。當人民的生命和自由沒有半點合法保障的時候，當優秀的青年到處被縛牢手脚，塞住喉嚨的時候，人是不能想像抗戰的前途的；今天的抗戰不是少數英雄包辦的事業，而是全國人民共同的事業；帶着鏢鏑的奴隸揮不動武器，缺少自覺的民衆打不出勝仗，這一真理是無可動搖的。民衆不是機器，他們有思想，有言語，有自主的行爲，不給予他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並且用刑罰來威脅這自由，那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是可以看看一九四〇年的法國的。優秀的愛國志士是費了國家無限的力量培植出來的，剝奪他們的一切自由，把他們任意拘捕，監禁，戮殺，這樣的民族損失，請你去計算一下罷。假如有一天摧殘人權的事實絕跡了，每個公民都獲得充分的民權和自由，我們相信在人民的自覺的動員中，是絕對用不到用繩索網綁壯丁，用不到擔心××遍地活動。每個人民都是國家的自覺戰士，不論是戰鬥力，生產力，自治力，都將大大提高，而每一個優秀的智識份子和救國志士都將自由地熱烈地服務於國家；我們將要因此創造遍地皆兵的局面，用數倍於現在的力量困擾狄人，打擊狄人，最後在侵略者總退兵的土地上插遍勝利的旗幟。那時候，真正公忠爲國的賢能份子將代替營私誤國的腐敗份子——自然，現在積有戰功著有政績的公務人員將繼續爲國服務。這樣的改革對於抗戰只有好處，感到不利的不過是少數的民族渣滓罷了。

反對我們的又要說，人權運動是少數『搗亂份子』借題來破壞團結，挑起內鬨的，他們的目的是要奪取政權，顛覆國家中心（當前年和去年推進黨政運動的時候，我們領教了類似這種論調的高論不少，最近又有人提出國家中心問題，所以這套反對論調是可能出現的），這是想用『陰謀不

「軌」的官話來嚇退人權運動者。我們——人權運動的同志，碰到這類官話時，應當回答說：我們的看法和態度剛剛相反，正是爲了鞏固民族團結，防止內戰危險，我們才熱烈提出人權的號召，正是爲了加強和改進國家中心，愛護和增大抗戰領導力量，我們才堅決反對摧殘人權的政策。今天，誰是國內磨擦的負責者呢？無疑，正是那些掄起一黨專制的大斧亂砍的人們，他們踐踏人民的自由和生命，像踐踏草萊一樣，他們用了比對待敵人更殘酷的手段去對待艱苦的戰友——所謂「異黨」，製造內訌威脅團結的禍首罪魁，不是他們還有誰呢？這樣的專橫態度能够鞏固國家中心嗎？能够增高政府的威信嗎？實際的結果倒是相反，一黨專政的作風，只有減低政府的威望，而使國家中心搖擺於內訌外患之間。浙江、福建日軍的輕易登陸，以及浙、閩人民對於貪官污吏（遍地皆是）的怨望，應當是朝野永不能忘的血腥教訓。我們認爲，只有取消一黨專政，最低限度要保障各黨各派與民衆團體的合法存在，保障人民的生命與自由，嚴懲破壞人權的禍國份子，才能增進黨派合作，鞏固民族團結；也只有如此，才能提高政府的領導威信，鞏固抗戰的國家中心。但是我們並不以永久維持現狀爲滿足，我們要求罷免政府中一切壓制人民侵蝕國本的惡劣貪污份子，吸收廉潔的進步的賢能參加政府工作，這和「奪取政權」是不相干的。我們今天是要從侵略者及其傀儡手裏奪取政權，而不是要顛覆現在的抗戰政權，另起爐灶；但是如果有人以爲人民連自己應得的政權都不應當要求，否則就是企圖奪取政權，就是陰謀顛覆國家中心，對於這樣的論客，我們只有「敬而遠之」，自然，還希望他們去讀一讀三民主義ABC，倘使他們真的是缺乏政治常識的註。

反對我們的還可能提出另一套論調來，他們說，提倡人權運動者口口聲聲是爲了民衆的利益，是爭取人民的權利；而實際老百姓連知道也不知道，老百姓只知奉公守法，對於什麼人權民主是絲

毫不感到興趣的；何況，中國民衆大多數沒有受教育，即使政府允許實施民主，保障人權，大多數民衆也不知如何去運用民主權利；還是等打完了仗再說罷，那時，人民受了充分的訓練，自然會走上民主道路的；我們現在只能談訓政，而絕對談不到民主與人權。顯然，這種反對人權運動的理由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即使今天多數民衆並不了解人權與民主的理論，甚至連這些名詞也從來沒有聽到過，但這並不能證明他們不需要人權與民主。大眾縱使不曉得維太命是什麼，而他們在生理上需要維太命的營養，有人能够懷疑嗎？（這是作者以前用過的一個譬喻）其實，在人權運動與民主運動中，大眾是否理解人權與民主，是不成爲問題的，問題是在於他們願意像人一樣的生活下去，還是願意像奴隸一樣的生活下去。除非有人能够證明：大眾情願被剝奪自由，情願被壓榨毫無二話，情願放棄國民應有的權利，情願被非法拘捕，遭非法屠殺，人就沒有理由否認人權運動是和全國民衆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說，今天提倡人權保障的人並沒有得到全國人民的委任狀，所以不能說是代表全國人民意志；那意思是否說，摧殘人權的一黨專政倒已經得到國民的同意呢？歷史上任何一種進步的改革的運動，決沒有等到全體民衆有了深切的覺悟之後才開始進行之理。如果每年有現成的五穀在土地上任人收穫，你想莊稼人何苦累得滿身大汗去播種耕耘。人類歷史雖然是靠了大眾的力量來創造，變革的，但沒有少數覺悟份子經常在提出除舊布新的要求，代表大眾的利益，謀取進步改革，我們人類有一天終於會退回到類人猿的狀態去的。而今天的某些特殊人類就正是用看待類人猿的眼光來看待大眾。大眾沒有教育，就不懂運用民主權利嗎？怕不見得罷。說句並不刻薄的話，倘使真要用現代的政治教育水進來考驗，今天掌握生殺奪奪之權的人們在行政上有充分知識的，恐怕並不見得多。而在十多年的中國革命烈火中，我們親眼看見許多沒有受過教育的草

野小民鍛鍊成爲最有才能的革命英雄，如果執政政黨不吝惜政權的開放，我們敢信會有無數政治天才從民間產生出來。況且，我們並不希望每個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成爲政治人才和國家棟梁，我們只是說，不要把老百姓看得太不中用，如果真的開放政權，切實保障人權與自由，大眾是決不會在他們面前感到手脚無措的，他們將要十分珍惜和運用自己的權利，服務於祖國。在陝甘寧邊區，華北與華中的某些抗×民主根據地，就已經爲此事提供了充分的實證。若果藉口訓政來反對人權的保障，那末，我們倒要請問那些反民主的份子：你們對民衆『訓』了什麼『政』？你們又拿什麼去『訓』老百姓？憑學識，憑才幹，憑德行，你們當得起『訓』民的重任麼？如果你們爲了自己爲了國家着想，不是大可以趁這時候多受一些『訓』麼？如果你們稍有自知之明，『訓政』不是很可以省省麼？那末好，少說官話，我們還是一同搬出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遺教，建立民主與人權的保障罷。推諉戰後是不行的，因爲人權與民主有如飲食，沒有這些，就好比餓起肚皮打仗，可不是好玩的。

反對人權運動的人還有別的議論麼？有的！他們說，人權運動是非法的，是違反戰時的國家功令的；而且，就算國內政治有許多缺點，也不應當到處張揚，致令國際人士對中國發生不良印象，現在人權運動者批評政府官吏，不是有損國家威望，有損政府面子麼？首先，我們要回答合法與非法的問題。我們認爲，在一黨專政的局面之下，法治根本是沒有的，貪污橫行，公私不分，任意捕人，殺人，任意摧殘文化專業，任意剝奪民衆自由，……這些罪惡和法治是黏不上的。許多由政府制定的法律與法令，今天隨時可給權貴與黨官撕毀，這在一個法治國家裏萬不容許。人權運動正是針對這些無法無天的罪惡而產生，它雖然並未得到黨政機關的批准，說不定還要遭到官方的禁止，然而它並未違反中國的最高原則——三民主義，相反，它正是要實現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遺教。況

且，實施憲政，保障人權，在一屆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早已作成議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也已經決定召集國民大會，而到現在為止，憲政非但無聲無影，連提倡憲政的人還遭到壓迫，是當政者自己已經違反了民意機關的議決和自己的諾言，已經毫無疑義。若要判斷合法與非法，這件事正難說得很呢。現在的人權運動不過是要求將國民黨已經允許給人民的東西完全兌現（「國民黨政綱」，「抗議建國綱領」和五屆六中全會決議），有何非法可言？至於批評政府的缺點與錯誤，這是人民應盡的職責。若果國內沒有貪污遍地，腐氣薰天的事實，沒有摧殘人權草菅民命的罪惡，陳嘉庚、馬寅初諸位先生會義憤填膺，憑空指摘麼？老實說，今天一般愛國志士對於黑暗現象的批評與攻擊，非但沒有過火之處，而且他們所暴露出來的恐怕還不到事實的百分之一。倘使大家對於誤國的貪污腐惡份子緘默不言，國內的黑暗勢力不是更加肆無忌憚麼？若說批評和暴露國內的黑暗，有損國家的面子，那就要請問，還是縱容黑暗勢力橫行，會增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呢？還是打擊黑暗勢力，有利於國際人士對中國的觀感呢？中國的政治是進步，是倒退，難道外國人還看不出麼？還用得着人權運動者宣揚麼？請看每一個愛護中國的外國友人在文字上對中國的批評罷，他們對中國戰時的弱點與黑暗面的認識，有時比我們中國人自己還更清楚和更深切，他們眼睛可並沒有生在腦後呀。說戰時不應暴露和批評國內的黑暗面，否則就貽人以話柄，那不是「自欺欺人」，就是「諱疾忌醫」。家醜不可外揚的宗法老思想掩護了多少人的作惡造孽啊！

最後，反對人權運動者還可能提出一套官冕堂皇的說法，否認人權被摧殘的事實，他們說，國家爲了抗戰利益對於少數人的自由加以限制是事實，但一般國民只要奉公守法，仍然受到法律充分的保障。人權運動者所宣傳的摧殘人權的事實縱令有，也是很偶然的，這是戰時難免的現象。對於

這樣的否認，我們可以用千萬事實來給以否認，如果我沒有記錯，我可以指出在八一三抗戰以後，國民政府與行政院有兩次通令保障人民權利，國防最高委員會還在致國民政府的公函中說過：如有違法濫權侵害人民權益等事，除由人民依法告發訴願外，主管機關應嚴予監督，並隨時糾正之。（大意）但是，四年以來，黨政人員『違法濫權』，『侵害人民權益』的事情，你數得清麼？如其人權不是光指寫在紙面上的東西，而是指人民享受的實在的公民權利，那麼，只要是稍有良心的人都應當承認，在一黨專政之下，中國人民在人權上連起碼的保障都沒有。試問：老百姓有批評官吏的自由沒有？有發表言論的自由沒有？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沒有？有參加救國運動的自由沒有？試問，濫權違法，殘民禍國的罪惡，在一黨專政的區域內，何地沒有？何日沒有？若說這些都是偶然的事情，『戰時難免』的現象，莫非要等到全體人民變成了囚徒與餓殍，才成爲嚴重的問題麼？至於說政府爲了維持威信，不得已要限制『少數人』的自由，不知有何根據？難道這『少數人』的言動有絲毫不利於國家？有絲毫危害抗戰？如果毫無正當理由，只是爲了一黨一派的利益，便要剝奪這『少數人』的自由，豈不太那個了麼？其實，用『少數人』之類的遁詞來掩飾摧殘人權的事實，只能是騙騙老實人的。別的不說，單是青年學生從黑暗勢力所受到的摧殘與壓迫，就非言語所能形容。收買，強逼，拷打，無故開除，監禁，屠殺……凡以前想像不到的慘酷景象，如今都光臨到數百萬青年頭上。這是『少數人』的問題嗎？不！黑暗勢力已經撲在每個中國人身上。誰要否認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關係國運的問題，誰就是黑暗勢力的忠僕。

三 展開人權運動

不論是爲加強全國團結，解除抗戰危機，爲整飭民族綱紀，爲保衛民衆的利益，今天必須開展一個羣衆性的人權運動。

這人權運動是整個民主運動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它的初步是反對一切摧殘人權的行爲，爭取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它的終極是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實施民主憲政。最近周鯨文先生在『時代批評』上所提出的『人權運動綱領』十二條（見『人權在那裏』），大體上是可以作爲我們推進人權運動的參攷的。不過，我以爲有幾點要補充的：

一是黨派的合法存在權利 除漢奸狐羣狗黨外，一切擁護國家抗戰的黨派都應在法律上處於平等地位，不得有所歧視。每個黨派都有權提出自己的政綱與政治主張，發展黨的組織，參加國家的選舉與公務；嚴禁排斥異黨的非法活動。

二是受教育權及辦理教育自由權 已屆學齡的兒童及已逾學齡未受教育的人民，應有免費受基本教育或補習教育之權利。學校教育不得受黨部的干涉，於不違反國家法制範圍內，教育工作者有權決定辦學之方針與計劃，自由聘請教職員。

三是損害賠償 人民權利如遭受非法損害，被害人得要求政府予以賠償，並懲罰損害者。

四是婦女權利的保障 女權本來可以包括在人權範圍內，但在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特別低下，因此，必須強調婦女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均與男子享有同等權利，廢止一切虐待，壓迫和歧視婦女的習慣制度。

此外，在周先生所提出的『管理國家事務權』一項中，我以爲最好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把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基本民權具體列舉出來。在『公開審判權』一項下最好加上陪審權

（陪審制度在中國並非不可行的），貧民免費訴訟權，嚴禁刑訊私刑（在『邊區施政綱領』中，已經有『堅決廢除肉刑，重證據，不重口供』的規定，很可以作為改進司法制度的參攷。）

所有這些基本權利（包括周鯨文先生所提出的十二種人權在內），將來都要規定在成文憲法上。今天，對於這些權利的保障，我以為是國家起碼要做到的事；政府不能保障這些基本人權，就是政府的恥辱；人民不能堅持這些權利，就是人民的恥辱！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去開展人權運動。

應當指出，今天的人權運動應當是包括一切階層，一切黨派，一切個人的運動，不管各黨各派在政治上的主張如何，只要是擁護抗戰到底和民族團結的，只要是贊成民主（不論對於民主政治的理想怎樣）反對一黨專政的，只要是贊成保衛民權反對摧殘人權的，都應當一致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人權運動的同盟，這同盟不是外於抗×族統一戰線的，而是後者的一個構成部分。

因此，我們需要成立一個戰時人權運動大同盟之類的組織，這同盟應當吸收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人士參加，因為它不是反對那一黨那一派而組成的。在性質上，它也不是一個政黨式的組織，而只是一切贊同民主保衛人權的愛國者的結社，除了爭取人權保障，促進民主運動，加強抗戰團結外，別無其他目的。這同盟所担任的職務大抵如下：

一、宣傳與教育 灌輸民主與人權的思想給大眾，喚起大眾要求自己應得的權利與自由。

二、批評與建議 對於國內摧殘人權的黑暗事實予以調查和揭露，並作嚴正的批評，要求國人公斷，同時向政府及國人建議各種保障人權促進民主的辦法。

三、聯絡與組織 聯絡國內外贊成人權運動的人士合力支持這一運動，並在各地儘可能成立羣

衆性的人權運動組織。

四、救濟與辯護 救濟國內無辜被捕被殺的愛國者與革命戰士及其家屬，爲被捕的戰士依法辯護。

戰時人權運動大同盟的組織，工作與綱領是絕對公開的，它對於任何加盟者不加限制，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忠於抗戰。它的一切工作都不超越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國民黨改組時的政綱，『抗戰建國綱領』，它應讓最負時譽的愛國領袖担任發起人和領導幹部。它無須像政黨一樣，需要許多嚴格的紀律與組織形式，它的結合形式是比較自由的。

照今日的政治環境來說，這樣的人權運動大同盟，或許只能先在華僑中間成立起來，然後設法推廣到內地去。

在現在，我以爲有兩種工作是可以做的。一是發起一個保衛人權的宣誓運動，一是展開一個要求人權的簽名請願運動。這兩個運動不一定能『感動』黨政當軸，但它們却可以喚起羣衆對於人權的注意，激起大衆保衛人權的熱忱。

總之，我們的人權運動不能停滯在理論的宣傳的階段，而應發展成爲有組織的羣衆性的實踐，並且必須準備和最惡劣的環境奮鬥。而且不應忘了，人權運動的最後目的，是要建立一立足於三民主義的民主立憲國家。

人權運動的道路是很艱苦的，但是我們儘可以利用許多有利的條件來推進這一運動。

首先，經過了四年的抗戰，人民在政治上的覺醒已有顯著的進步，他們在生活上要求民主權利，厭惡專制主義，是不成問題的，人權的號召正適合於他們的要求。

其次，在若干爲進步勢力領導的區域內，已經建立了初步的民主制度，提供了人權保障的範例。這種局部的民主設施和一般的人權運動基本上是一致的。

再次，一切愛好民主與自由的上層份子，在贊助人權運動反對專斷獨裁上是一致的，他們如果能够通過一種組織力量聯合起來，在羣衆中間的號召力是非常偉大的。

復次，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遺教以及國民黨若干帶有革命意義的政綱，是不利於專制主義傾向，而有利於民主人權運動，我們正可以利用它們作爲保人權的武器。

又其次，我們要求民主和人權，是可以得到國際的偉大同情與援助的；今天，即使是外國的較開明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也不滿意中國的獨裁傾向，至於一般熱愛自由的國際人士更不用說了。

最後，必須指出，摧殘人權反對民主的頑固勢力基本上是脆弱的，他們不能取得人民的充分信任，他們也沒有力量把政治弄得像樣一些，在潛勢上，他們是不能同進步份子相比的。

人權運動是保衛抗戰的防波堤，如果這運動能够遏阻黑暗的逆流，有利於團結，克服抗戰期間的人命與人力的浪費，爲民主政治鋪下一條大道，我們的抗戰勝利，就有十成把握了。

但是必須指出，今天我們的人權運動並非獨立的，它必須附麗於團結抗戰的原則。沒有堅固的民族團結——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統一戰線，就沒有人權運動的光明前途。所以我們的人權運動不是對抗那黨派，而是反對少數仇視民衆的自私份子，我們要督促政府來提供人權的保障。並希望各大政黨在增進合作的氣氛中，來打好民主政治的基礎。

八月十五日在香港

人權運動在上海

人言

用筆和舌，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的奴隸好。』——魯迅

在上海的人，也同在南洋或外國的僑胞一樣，常受外國人的壓迫或侮辱。在早年，公園門口掛着「狗和華人不得進內」的牌子。一位先輩的朋友告訴我，有一次杜亞泉老先生在法公園閒坐，在他身邊走過一個高鼻子的外國人，突然揚起手杖打他兩棍，然後擺出專別靈的小丑步子，把手杖掉了幾個圈子走開去了。杜老先生氣得要死，但是打也打不過，罵也無用，只得罷了。這樣的事情多得很多，水兵醉後打人，「外國火腿」隨便奉送，誰敢抱不平呢？至於做同樣的事情，華人薪水差得多之類，更是不必說了。總之，都是自己不好，誰叫自己的國家不强起來呢？

自從國軍退出以後，四周給某國人控制着，上海成爲「孤島」，魔手到處伸展着，高鼻子也着着受到威脅。然而英美決不肯輕易離開這個中國最大的市場和有鉅額投資的地方，他們爲要維持他們的生意，寧可不利中國，在這裏維持着外匯給人用法幣來套取。某國人也因爲這是大量的游資逃避地，同時又要迎合英美的綏靖政策，好不絕取得資源，所以樂得把這袋袋裏的上海放鬆一點，好慢慢的搜刮，否則把秩序弄亂了，難免引起國際糾紛，並且所得雖多，但一次就沒有了，反不合算。因此，「孤島」到如今還保持着出人意外的暫時的安定。那些主張并實行全體隨國軍退出的，

又偷偷的回來了些。就靠了這樣微妙複雜的國際關係，這裏乃能讓納粹的宣傳片和英國宣傳片子同時開映，讓第五縱隊和特戈爾派同時存在，讓對方的「特務」互相鬥法，讓奸商富豪自由自在的投機，囤積，荒淫無恥。有良好的愛國者，恨不能有祖國的大批飛機飛來，把這個罪惡的都市炸成平地，連自己也在內。他們只恨自己受着種種的拖累，不能投奔到大後方去呼吸自由的空氣，并爲祖國爭自由而奮鬥。然而消息傳來，真是痛心得很，祖國的情形是那樣的糟透了。這真是怎麼回事呢？我們不能不起來檢討一下了。

先說政治。

戰前學着希特拉的法西斯獨裁。然而中國不是德國，德國的法西斯是極端的國家主義，中國却連愛國也有罪，愛國犯塞滿在牢籠裏。只是「特務」學了法西斯的殘酷的手段，屠殺了大批異己的分子吧了。而這大批分子却是復興新中國的精華！這種局面一直到了五占初。以後因爲上海失了，南京首都失了，沿海最富庶的省分都失了，政治機構充分暴露出腐敗，這時候着着刷新了一些，少數有才能的人用起來了，一些貪污和飯桶被淘汰了，言論開放了，政治轉向民主化。人們在議論多年的官僚黨政在漸漸變質了。光明的前途，展開在大家的前面。然而不許的，是這種危急下改進的時間不長，改進的程度更是不夠。到了武漢失陷，政治重心遷到重慶以後，政府中的那些保守派又覺得政權安定下來了。誰來改革政治機構呢？這無異是死對頭。這些人民公敵又在出死力爲政權而奮鬥了。積重難返的官僚政治，又積極走上反民主的老路。自定訓政六年，但如今十四年了，索性不再說起「還政於民」了。幾次延期召集的國民大會，索性無期延擱了。贖下來的，只是一個黨，一個主義之類的「一個」主義。然而如果真的「一個」得好，那也隨它去了。然而情形又是「一

個」不下去。不信且看看整個國民經濟的危機。

官吏貪污舞弊，富豪囤積居奇，幣值日跌，物價狂漲，人民生活困苦到了極點。這把有正義感的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委員長馬寅初老先生氣壞了。他大聲疾呼：

「充占以來，有錢的上等人既未出錢，也未出力，反而發了國難財，傷情害理，執過於此！……」

「有幾位大官，乘國家之危急，挾政治上的勢力，勾結一家或數家銀行，大做其生意，或大買其外匯，他做生意的時候就用統制貿易爲名，以大發其財爲實，所以所謂統制者是一種公私不分的統制，至於這幾位大官大買其外匯的事實，那中外人士知之甚詳。……」

「中國的大貪污，其誤國之甚，遠在漢奸之上。吾人以千數百萬同胞的死傷，數萬萬財產的損失，希望獲得勝利，那會願意以這樣大的犧牲來換幾個大財神！……這種人發的國難財簡直是以國家受罪爲代價，以民族受苦爲條件而獲得的。假使這輩人不予懲罰，那公理何在！」

所以馬先生「希望領袖有實行的勇氣和決心」，要「對這些利用政治力量而發國難財的人雷厲風行，將他們所得的不義之財全部予以沒收，以昭信國人。」

然而馬先生的願望沒有達到，他老先生的自由却失去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當然要激起一切正直的，有正義感的，愛國的，進步的人民憤恨。平心而論，政府之中，黨員之中，尤其是下級公務人員和下級黨員，當然很多是好的，然而他們也不容易表示出力量來，如果不特別忍耐，也許站腳也站不住呢。

然而不能同流合污的人，當然很多的。尤其是敏感的，熱情的，前進的知識份子，攻擊最利害

，他們烏老鴉般的也最使專橫貪污的老爺們頭痛，於是毫不客氣，封閉進步的書店，禁止進步的書報，把進步的知識分子送到「防空洞」，「集中營」去，因此使得大批的文化人不得不流亡到政府權力不大及得到的香港等地去。這些文化人，想想一身所遭遇的壓迫，想想在投進火坑裏的同志們，真是什麼都沒有保障了，情形一點也沒有比內戰時期蔡元培、楊杏佛、魯迅、宋慶齡等組織「人權保障大同盟」的時候好些，因此很自然的提出人權運動的口號來，得到各方的熱烈的響應。

在這種時候，在全民族在戰爭中共患難到如今，在全民族如今還是處於生死關頭的時候，竟有這些民族解放鬥爭最努力最優秀分子提出「人權」來，並不向誰提出，而是向共患難同命運的自己能提出，並不提出高調的要求，而只提出起碼的做人的權利來，這是何等痛心的事情，但又是何等迫切的事情！真是爲國爲民的民主國的公僕，真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真是民主國的國民，那有不熱烈擁護的道理？

然而人權運動在香港南洋等地推行之後，黑暗的特務的魔手也就跟着到來。他們快不能通過當地政府，把這批可惡的人權運動者抓到「集中營」去。然而他們碰了一鼻子灰。他們也許一時想不過來，怎麼我們這應口口聲聲ABC，口口聲聲民主國家，現在却這麼一點子忙也不肯幫。然而他們却沒有想想英美這老牌的民主國家，那裏雖則民主權利也漸漸被剝奪，以致威爾斯等也要提出人權宣言來，可是那裏到如今共產黨還可公然的開會，大罵張伯倫的仍可做大官，極力攻訐羅斯福的林白，也還不致因此下獄。她們的絕大多數人們，依然是愛護民主的戰士。並且正在中國充占對於她們有利而要取得中國人民同情的時候，她們爲什麼要答應你在自己的治下連人權運動者也要加以取締呢？羅斯福總統派非常愛護民主的寇里到中國來視察，他又薦非常愛護民主的拉狄摩給蔣委員

長做顧問，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還不明白他是決不贊成我們目下那麼黑暗的專制麼？

很多人那麼歡喜喊ABC，恨不能把中英美併在一起，然而你得看看，美國人至今視為神聖的「獨立宣言」，那宣言指出了三大原則：

第一，凡人皆有其天賦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即生命、自由、求幸福等權；

第二，政治目的在使這些權利得到保證，而政府的權力，僅只是從人民得來的；

第三，倘若政府不能執行職務，人民有權撤換它，必要時得訴諸武力，即革命的特權。

然後再看看自己國內的情形。在這裏不是說，只有國家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麼？不是說在戰爭的非常時期，個人一切都該犧牲，即要求改善生活也是不對的麼？

在這裏不是只聽見「國家至上」，却從小聽見說國家的或政府的權力僅是從人民得來，因而人民有權撤換它麼？

也許你說這在三民主義裏面，都有規定，然而我們要的却是實行喲！不要說老百姓了，就是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的委員長馬寅初，在其份內的財政經濟的事情發發議論，也至於把官兒和自由丟了。這還是什麼民主國喲！

難道民主國只要粉飾粉飾就好了麼？像寇里到重慶時，貼在新華日報館上的打倒異黨的標語都自動的撕去，同時又極力宣傳「我們為民主而戰」，「中國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

然而這也徒見其做賊心虛而已。其實一手豈能掩盡天下目？外國的公正人士，如斯諾在其「中國見聞錄」中所說的CC和政學系等的壟斷黨政，蔣委員長的庇護屬下，只要屬下對其盡忠的家屬主義的反民主作風，以及大批一向為中外人士所敬仰的革命家和文化人的人權運動，終於要把一切

專制黑暗摧殘人權的真相告白於天下的。

可是這些人權摧殘者，真是勇敢而澈底。他們一不做二不休，只要人權運動之類到了那裏，就跟到那裏，或用卑鄙的特務手段，或由武斷的歪曲論理，總想把異己的分子和異己的思想剷除淨盡。在香港，在南洋如此，在上海也是一樣。

在上海，真是說也傷心，靠了祖國權力的不及，反而能在租界的小圈子內，得到一些內地所沒有的自由。至於這小圈子以外的情形，那當然是不堪聞了。而這小圈子也是隨時都可立即變成和圈子以外的情形一樣的。人們常常疑問，何以某國人到了某處，某處就開起烟館、妓院、賭場，某處就受盡了搜刮、屠殺、和侮辱。難道它不要在這裏安定下來麼？難道它這樣不要「民心」麼？這實在是因為它這國家有着根本的弱點。這弱點就是它的財政基礎不鞏固，它把一個地方打下來了，急切就要從軍專征服中得到報償，因此就要殘酷地掠奪，鎮壓，使得雞犬不寧。這樣，對於它的統治佔領地變成大大的不利。這樣，淪陷區的同胞，受盡了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因而大大激起愛國心，熱烈傾向着祖國。只望祖國一旦勝利了，就好重見天日。然而祖國竟是那麼不爭氣，那麼的黑暗，這真是使人氣苦。

所以上海的人們，聽見香港那些來自內地的親見或身受種種摧殘壓迫的人們提出人權運動的呼聲以後，當然也引起熱烈的響應。因為上海一向成爲中國的一個毒瘡。現在也是對於祖國害多利少的特殊東西。有遠見的上海的愛國者，每當上海危急而於祖國倒也許有利的時候，雖則身處險境也是泰然自得。因為到頭，上海的命運是要由祖國決定的。那麼對於改進祖國的一切運動，怎麼不要熱烈贊助呢？

然而人權運動一到上海之後，立刻就有人出來打擊了。他們在暗中進行，不准各報章雜誌刊載人權運動的文章和消息。偶然在某刊物上看見了一篇響應人權運動的文章，就恨不得立刻把他打倒。說他毫無「常識」，毫無「心肝」，簡直是「投降運動！」

那麼我們且來看看他有「常識」有「心肝」的言論吧。這言論大意說「天賦自由」，「人生而自由」的天賦人權說，已是陳腐之極的東西了。抑在應該提倡的是法定自由。個人自由祇能由國家的法律規定。只有國家才有權設定個人自由的範圍，如果個人都自定自由的範圍，那麼國家社會勢必陷於無政府的狀態。所以個人自由，只能在法定的範圍內活動，如果個人藉「自由」的美名，超出國家所定的範圍之外，國家就要出來剷除這些「害羣之馬」。現在當全國人民正在從事民族生死戰的時候，某些人「躲」在海外，拾出「人權」的舊招牌，作為非難政府的口實，這一顯然含有作用的所謂「運動」，是否值得「鼓噪」響應，稍有「常識」或稍有「心肝」的人，無不嗤之以鼻。……這種人權運動，我無以名之，名之曰投降運動吧了。

幸而是權力不及。否則，這些「顯然含有作用」的「害羣之馬」的人權運動的響應者，早被當作「異黨」被剷除了，或被投到「集中營」去了。

幸而沒有被剷除，沒有被投到集中營，那麼我們也該來回敬回敬老爺們。

老爺們說「人權運動」是陳腐也好，是新鮮也好，這都不是我們要問的。我們要問的是目前「人權運動」是不是需要。如果是需要，茶油燈，手紡車，驛路，不是毫不妨其陳腐落伍，反而在大大提倡麼？如果是真有憲法，真有「法定自由」，那為什麼要提出「天賦自由」呢？然而在沒有真正的憲法，沒有做人的起碼的自由的現在，提出「天賦自由」來，也有什麼不對呢？我們且不

要去引經據典，把各種自由學說，人權學說去羅列出來。我們且想想你無故遭人壓迫，遭人侮辱時，你是怎樣的反應。如果對方是你的主子，那麼你自己就以奴隸自居，當然不會反抗。如果對方是強盜，那麼只有屈服，或則同他拚命。然而對方如果在你看來，也是和你一樣的人，你就要和他理論了。你的理論根據，當然是「你是人，我也是人，你憑什麼可以來欺侮我呢？」我們常聽鄉下人相爭時說：「你也是爺娘養的，我也是爺娘養的，你的頭上又沒有出角！」意思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這種平等是那裏來的呢？大家也許不去想它，如果去想它，主觀上自然而然覺得這種平等是天生如此的。覺得人都是天生平等的，那麼無故遭人壓迫，就要生氣，就要起來反抗。平等的觀念一發達，就覺得你要自由，我也要自由了，自由的權利的觀念也發達了。這樣的平等自由，叫做「天賦平等」「天賦自由」，或者「天賦人權」。這種天賦平等自由，天賦人權的道理對不對呢？不對的。因為人類自從奴隸社會到如今，都過着不平等不自由的生活。如英美等民主國家的人民過着相當平等相當自由的生活時，那自由平等，也不是天賦的，而是革命鬥爭得來的。如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過着真正的自由平等的生活，那自由平等也不是天賦的，而是革命鬥爭得來的。所以自由、平等、人權，沒有天賦的，只有爭取而來的。然而這裏有不容忽視的一點，就是天賦自由，天賦人權的觀念，給人以革命鬥爭的勇氣。因為人們覺得人是天生平等的，那麼對於一切的特權，強權和壓迫，都會自然而然的生出反抗的勇氣來了。譬如我們不承認滿清皇帝和旗人的特權，才會引起辛亥的革命。不承認民國以來的軍閥官僚的種種壓迫，才会有歷次的政治和文化的革命。我們不承認×帝國主義的壓迫，才會引起這次的亢占。如果我們奴性十足，對於一切壓迫，都承認是命中註定的，都逆來順受，那麼還那裏來的革命行動？社會還那裏會進步？所以研究歷史的人，都承

認天生人平等自由的學說與思想，實爲近世文明的酵種。

然而人們所以有天生人平等自由的思想，也自有其社會經濟的背景。在奴隸社會，奴隸反抗奴隸主的殘酷的壓迫，希望回復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始民族社會的自由平等生活。所以人生來平等或天賦人權的思想，可說是很古就有的。但在長久的封建社會中，老百姓雖則也會起來反抗暴君，但只希望另有「真命天子」出來。他們不承認沒有皇帝，天下會弄得好的。他們在不知不覺中早已養成封建的奴性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用機器，大量的商品，要求在各處暢銷，可是封建的割據局面，各處隨意的抽稅和限制，使得商品的銷行到處受到阻碍，所以這種機器生產方法的盛行，必然要打破封建制度。同時工商業發達起來，人人都必須能自由作工或經商，因此必然要摧毀封建的身分的特權。可是這其間在人們主觀上現出的，却是「你是人，我也是人」之類的素樸的人生來平等自由的觀念。而這種觀念是非常富於革命性的。這只要看盧騷的天賦人權說，對於法國革命的影響的深刻，就可知道了。所以孫中山先生，指出盧騷天賦人權說並無歷史事實的根據之後，接着又給他辯護道：

「盧騷說民權是天賦的，本來不合理。但是反對他的人，便拿他那一句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反對民權也是不合理。……盧騷的言論既沒有根據，爲什麼當時各國還要歡迎呢？又爲什麼盧騷能夠發生那種言論呢？因爲他當時看見民權的潮流已經湧到了，所以他便主張民權。他的民權主張適合當時人權的心理（傍點由筆者所加。中山先生所說的「人權的心理」，就是我們前面說的人在主觀上覺得人是生來平等的意思。），所以當時人民歡迎他。他的言論雖然是和歷史進化的道理相衝突，但是當時的政治情形已經有了那種事實。因爲有了那種事實，所以他引

證錯了的言論很是被人歡迎。至於說到盧騷提倡民權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

孫中山先生這些話真是公平之至！他這裏說的「民權」，我們如果不咬文嚼字去解釋，意思差不多和「人權」完全相同。

總之，「民權」也好，「人權」也好，我們所要的原是「人民做人的權利」。這種人民做人的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決不能藉口什麼「國家至上」或什麼非常時期來剝奪它。

因爲國家的存在是爲人民，不是人民的存在爲國家。當國家完全能代表人民的時候，人民自然要擁護服從。但如國家的權力爲少數人所把持，作出爲害多數人民的事情的時候，那麼人民就要不客氣的要求改革國家的政治機構了。

如果說，這在平時可以，在戰時則不可。在戰時，必須「國家至上」，如其國家滅亡了，只有做亡國奴的分，什麼也沒得說了。不看德意英蘇等國，到了戰時，什麼都由國家統制了。一般散沙的中國，不要更由國家統制麼？

這似乎是而非的話。如果出於無常識，還可原諒。否則真是別具心肝了。德意平時在奴役人民，戰時也在奴役人民。她們是爲更鞏固的奴役國內外的人民而戰，並非爲解放人民而戰。英國在戰後也有些法西斯化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爲你的不是要摧毀德意奴役國內外人民的法西斯政權麼？怎麼自己也要法西斯化起來，無怪威爾斯等要有人權宣言，來鞏固民主國已獲得的人權。至於蘇聯，統制是事實，然而蘇聯的人民，根本是爲抵抗法西斯強盜，保護社會主義祖國而戰，在那裏決不會有壓迫人民之理。至於我國當然不能和德意等強盜比。我們是在反抗強盜。我們也不能和民主國的英國比，因爲我們還沒有憲法，還沒有民選政府，我們却有中外無比的貪污的官僚政治，我

們一面要充占，一面要改善政治。充占是正面的，改善政治是側面的。如果「國家至上」，作爲這一意義講，即一切都爲充占，如充占失敗，國家滅亡，就一切完結。所以在充占中不能對政府革命，不能打倒政府，使自己分裂，而趨滅亡，這是對的。但是我們的政治之不健全，是稍有心肝的人都知道的。政治不改善，充占也不會勝利。這也是稍有心肝的人都知道的。却要人民乖乖的聽話，爲了充占，在特務手中犧牲自由以至生命，也不准反抗。爲了充占，望着貪污的官商大財神而自己餓肚子，也不准講話。爲了充占，焚書坑儒，也不准批評。總之，爲了充占，「國家至上」，絕對服從。然而充占又爲了什麼呢？無非爲了不做異族的奴隸。不做異族的奴隸，但仍要做自己的奴隸，充占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受着異族人的種種暴虐，我們還只有隱忍着，因爲強盜根本無理可喻，只有鍛練實力來收拾他。但是在患難中還要受自己人的壓迫和侮辱，連到起碼的做人自由都被剝奪了，這還能够忍耐下去麼？這還不要揭起爭取人權的口號麼？

說人權不是天賦，是呀，我們原要起來爭取。人權運動者誰說一定要主張「天賦」？然而人權運動者却是堅決主張，是人必須有做人的言論與身體以至享受適於當時社會的生活資料等權利。這等權利，要由健全的憲法規定，要民選的公僕執行。如果公僕執行不好，隨時撤換。但是決不容許空洞的「國家至上」，其實却是一官吏至上」，決不容許「特務」橫行，決不容許摧殘人權的情形，繼續下去。

「人權」就是「民權」。就是人民做人的權利。現在的人民總是生活在國家之內的，所以人權運動者一定是愛國者。我們要指出目下我們的國家，確如有人所說「特務等於衙門，衙門等於國家，國家又等於幾個人的私產，可以隨意括來括去」的狀態。而最危險的是這些人，一方面想繼續

亢占，一方面想極端壓迫民衆，尤其是革命的黨派團體，和文化人。但是這是一種矛盾。你要亢占，就要喚起民衆，動員民衆。你如果害怕民衆，壓迫民衆，那在弱國的我們，憑什麼去抗強國呢？在不大抗得住強國，又害怕民衆的反抗，那麼在這裏就要發生動搖了。堅決亢占呢？還是堅決壓迫民衆？二者必取其一。如果要堅決壓迫民衆，那就只有對外妥協。這就是那些堅持壓迫民衆的「國家至上論」者中，所以藏有那麼多的「無以名之名之曰投降運動」者的緣故了。

然而堅持解放民衆自由的人，即堅持不做自己人奴隸的人，也必然堅持反對做異族奴隸的人，也就是堅持亢占者。所以我們無須顧忌，堅持爭取人權和自由，決不會引起國家的分裂。恰是相反，如果民衆都能起來爭取人權與自由，那麼必能衝破特務的恐怖，必能改善政治，使貪污和妥協投降者退避，因而可以消滅磨擦，加緊全國團結，堅持亢占，以至最後獲得勝利。

因此，我們不能使這人權運動停留在前進的知識分子，而要發展成爲一個廣大的羣衆運動。

人權運動在香港

野風

中山先生有一個理想：建設一個最新式的民主國家。記得他說過這樣的話：英美是舊式的民主，蘇聯是新式的民主，而我們中國要建設一個最新式的。具體地說，那就是既非資產階級的民主，也非無產階級的民主，而是各階級聯合的民主，中山先生爲這一理想奮鬥了一生，我們現在也還在繼續奮鬥：這是每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所應該服膺而且去實踐的，事實上已有某些地方在實踐了。

然而今日的事實怎樣呢？就連舊式的民主國家也說我們不够民主了。（這話當然不盡合事實。但大使之流的答辯，僅僅是這麼一句空話：中國是東亞第一個民主國家）而舊式民主國在中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東亞第一個民主國家』的『自由中國』比較一下，也還是前者較爲民主些。而後者呢則『民主』早嫌過激，就連舊式民主開始時的『人權』，也不得不由託庇於殖民地的中國人來呼籲爭取了。

上海和香港究竟不是『自由中國』（自然也不是遊擊區），所以還可以談談民主。然而值得痛心的：加以摧殘的不是本地的當局，反而是『自由中國』的老爺和報紙。

去年，上海民衆爲了擁護國民黨六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關於憲政的決議，談談憲政問題；然而却有人出來說他們是『灰色附逆分子』。事實呢？真正『附逆』的倒全是害怕實施憲政的人。今年

春天，皖南事變之後，香港一家日報呼籲國內團結，一致對外，說了幾句公道話；於是那裏的官家報紙便在反蘇反共的立場上現出原形，天天在社論上罵它是『國際第五縱隊』。那麼，反蘇反共又是誰的『第五縱隊』呢？俗語說『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究竟是在舊式民主國家的殖民地，只能偷偷摸摸地派幾個特務，却不能派兵，所以這第五縱隊的官家報紙竟在廣大輿論的圍攻唾棄之下，偃旗息鼓，只有在小評上噤噤咕咕的分兒了，而這家說公道話的報紙，因為老板急於捐官，從七月起，辭退了舊編輯，請來了新老爺。夏天，中條山的事情，又給第五縱隊一個造謠的藉口，這張官家報紙自然又狂吼起來。此外，一家榮譽甚麼外國獎金的報紙，據說是『超然』，其實一向從側面下筆，而被譽為『小罵大幫忙』的，鑒於官家報紙的無用，於是挺身而出，客氣了一陣，撲了一個空之後，提出了『國家中心問題』。大意是，主張團結對外的人們，不免有另建國家中心之嫌。這一回，恰好有從『自由中國』逃出來的一批人，在舊式民主國家的殖民地辦的報紙和雜誌出來應戰。結果，也是由於不能派憲兵而只能講理的緣故，幫忙又沒有幫得好。

×

×

×

現在的『自由中國』，已成爲恐怖世界了。三民主義，民族和民生只能講一半，民權不能講（見已卸任的第三廳廳長對某青年團體訓話）；憲政與民主也不能講；『解放』必須改爲『復興』，『團結』必須改爲『統一』；演說說到貪污，被捕；做詩帶些不平，被扣，或被開除黨籍；言論的自由沒有了！有的報紙只准印不准賣；有的報紙無故被封，當事人被捕；（湖南）有的書店單留首都一家裝門面；（幾十處支店都無故被封）書報雜誌左檢查右檢查，被塗抹的『墨圈盈紙』；出版自由沒有了！政府明令公布，凡有集會，必須由警察『保護』；所有團體必須登記，如非官

辦，一概解散：集會結社的自由沒有了！發國難財最大的人做大官，『一握財政樞機，一執金融牛耳』，而清康公正不爲土豪劣紳所屈的下級官吏被暗殺了是活該（廣東）；忠實地實踐主義和國策的自由沒有了！統一戰線中的某一黨派是『異黨』，凡是『異黨』，或有『異黨』嫌疑的都密令『判裁』『消滅』；信仰的自由沒有了！凡是積極於救國工作的人都是『異黨』，被捕，被毒刑，被殺，被活埋；愛國的自由沒有了！在學校裏也要五人聯保（皖南）；在學校裏說一句話，看一本書，說一句話，寫一封信，走訪或接待一個朋友，或接連到某一條街去幾次，都隨時有進防空洞，集中營，以便隨時屈打成招，凌遲活埋的可能；（首都與陪都）生活的自由沒有了！八百人的黑表，本想聚而殲之，但有些人聞風出走了。老爺們爲了國際視聽攸關，又軟勸硬拉，不許逃命，又不許動。現在一個人在雲南，或廣西想出省做生意，也要向首都去請領出境證；居住的自由沒有了！總之，黑變爲白，鹿指爲馬，謠言代替了事實，暴力代替了真理：這便是今日『自由中國』的實況『民主』云乎哉！

一部分漏網之魚，光身逃到香港，看到舊式民主國家殖民地的較爲自由和有着最新式民主國家的偉大理想的祖國的實況，尤其是看到邪與正相持的尖銳，敗與勝關頭的危機和祖國大多數民衆的迫切需要，覺得單提民主已不免有些渺茫，必須進一步提出『人權』，從『人權』的爭取，達到最新式民主的實現。所以由時代批評提出了『人權運動』的口號，並出了一個百餘篇文章的一個特大專號。

對於這一運動，我個人覺得應有如下的幾點認識：

第一，這一『人權』並非當年法國大革命時限於資產階級的人權，而是一切被侵略勢力宰割被貪污腐化的政治機構所壓榨的各階級各黨派的人權。

第二，一方面，由最起碼的最現實的做人的權利的爭取，以達到最新式民主的實施；否則民主二字只靠個把大使在外國喊喊，是空的，是假的。而另一方面，澈底的人權的建立，還是要靠最新式民主憲政的實施；我們無法不為前述中山先生的理想繼續奮鬥。

第三，這是一個包容極其廣泛的運動。就時代批評的專號看來，它已包容了在香港的一切各黨派在內，甚至國民黨的特務和半特務人員，也不能否認他們還要做人。如果能够有充分的正確理論的領導，是頗能够大規模地團結正義方面的實力，以鎮壓腐化惡化的少數人的。

意大利故事

高爾基

姊弟

在大飯店的門台上，散佈天空的金絲似的陽光，透過葡萄藤濃綠的天棚，像金色的雨一般射了下來。地面火色的荷蘭磚上，白的桌布上，映出影子的奇怪的圖案，要是仔細的凝視，便跟詩句一般可以誦讀，好似咏着什麼故事的一般。一球球的葡萄映在陽光裏，像珍珠，也像雜色的橄欖石，桌上水瓶裏的水，好像碧色的鑽石。

排列着桌子的走道上，落着一條流蘇邊的手帕，不消說是婦人掉落的了。她是神聖而艷麗的——在這充滿炎熱曲調的靜寂的日子裏，在這一切平凡無味的東西，都感到自慚形穢，像在太陽底下消失掉一般，全然見不到的日子裏，再不能有，也再不能想像另外的事物。

靜寂。只有小鳥在園中鳴囀，蜜蜂在花上嗡嗡，山頂的望不見的葡萄園裏，熱烈的響着歌唱的聲音——這是一對男女在那兒唱和，每一個對句，都隔一下沉默，再連接別的對句——帶來一種禱告似的奇特的力量。

一個婦人從園子裏走下大理石的階段，是個兒很高的太太，秋霜似的臉，緊蹙的眉頭，薄薄的嘴唇固執地閉住，好似她一輩子儘在那兒說「不！」

她瘦削的肩頭，披一件形似擎衣的寬長有流蘇的金色綢的歌舞衫，依着身子的高度，腦袋顯得小一些，一頭白髮，網着黑紗，一手提一把長柄紅傘，另一手提一隻鑲黑絨手袋。她穿過陽光蜘蛛網，像軍人似的昂然走來，傘尖觸着荷蘭磚，發聲清脆。從旁邊望去，她的臉形更加嚴正，鈎形的鼻子，尖尖的下巴，有一個灰色大瘤，凸出的額角，重重的掛在掩滿網似的縐紋的暗眼窩上，眼睛陷得很深，使這老婦人顯得像一個瞎子。

她的身後，階段上悄沒聲息現出了一個在重垂的大腦袋上戴一頂灰色軟帽的駝子，怪凸的身子，像公鴨似的左右幌擺。他兩手放在衣袋裏，使他顯得更加怪凸。他穿白的衣服，軟底的白色編鞋。嘴吧病態的張開，露出焦黃的亂牙，上唇長着黑色疏落的硬髭，他時時用勁呼吸！他的鼻子抖索，可是髭兒不動。兩條短腿難看的擺動着走；一對大眼淒然的望着地面。在這小型的身上，却有許多不相稱的大型的東西，——左手無名指一只嵌寶金戒是大型的，錶子代鍊條的黑帶子頭上一對嵌紅寶石的金紀念章是大型的，而插在藍領帶上那枚可憐的寶石別針，更巨大得異乎尋常。

接着，陽台上又出現了第三個，也是一位貴族婦人，帶着靈動的眼，和善美麗的臉，短小而

微胖——這必然是一個快活的健談者。

他們經過門台走到大飯店的門口去，正如柯格德的畫中走出來的人物。醜陋，無味而滑稽，比之這陽光下的一切，是另外的一種人——瞧見了他們的影子，一切都顯得黯淡而朦朧。

他們是荷蘭人，金鋼鑽商業銀行主人家的子弟，兄弟和阿姊，要是相信關於他們的那半帶玩笑的故事，那實在是有着奇怪命運的人物。

在這駝子童年時代，靜默，不引人注目，性情憂鬱，而且不愛玩具。這些事情，除了他的姊姊，也沒引起別人特別的注意——他的父母，認為有出息的孩子，是應該這樣子的，可是比兄弟大四歲的姑娘，對於他的性氣却發生了不安的感情。

她老整天跟他在一起，而且對他作種種鼓勵，努力弄得他笑，偷偷把玩具給他。他把玩具一件件堆積起一座金字塔形，而且極其稀少的，現出一種無可奈何的笑影，大張着昏花的大而陰森的眼，眼看透一切的樣子，望着姊姊。

『你不許這樣望人呀，會變成白痴的！』她踩着腳嚶，抓他，打他。他哭起來，舉起兩條長胳膊臂捧了腦袋；可是他決不逃開，挨了打也不抗議。

過了好久，她根據自己的觀察，認為他已經懂了些事的時候，就這樣吩咐他：

『你有殘疾，你一定得聰明，要不然，大家都會替你蒙羞的，爸爸，媽媽，我們大家！誰都

沒臉孔，這麼有錢人家，却有個小殘疾。有錢人家的人，個個都得漂亮，聰明——你懂麼？」

「唔。」他把大腦袋垂倒臉底下，眼色和善而陰暗的望着她的臉，認真的說。

父母很佩服這小女孩對兄弟的態度，稱讚他對他的關心，於是不知不覺的，她變成被默認的駝子的照料人，教他弄玩具，幫他預備功課，把王子和妖女的故事讀給他聽。

可是，他跟以前一樣，努力想做成一件事，把玩具堆得山般高，功課不肯用心，做得很不好，只有童話中有些奇蹟，像他模糊的微笑，而且有時候，他問姊姊：

「王子是駝子麼？」

「不。」

「騎士呢？」

「當然不是！」

這孩子就疲累的喘口氣，她把手放在他硬頭毛上說：

「不過聰明的巫師，都是駝子！」

「那末，我就當巫師吧。」駝子平靜的說了自己的意見，想了一想，又補充了說：

「那末，巫女都美麗麼？」

「都美麗呀！」

『跟姊姊一樣？』

『大概是吧，不過，我想比我更美些。』她老實的說。

他滿人歲了，每次他們出去散步，有時步行，有時坐車走過正在建造的房子，姊姊發孩子見的臉上現出驚異的表情。他很留意的注視人們的工作，默默的舉眼向她發問。

『你看這很有味麼？』她問了，靜默的他便這樣回答：

『唔。』

『爲什麼？』

『我不知道。』

但有時他說明：

『這麼小的人和磚頭，後來會造成這麼大的房子，城市都這樣造成的麼？』

『對啦，這當然。』

『我們的房子也是麼？』

『當然！』

她望着他明白的說：

『你要做一個大建築家才好！』

給他買了好多積木，從此熱烈的鼓勵他對建築的興趣。他整天坐在自己屋子的地板上，默默的堆着高塔，高塔大聲的倒下來，他就再堆。這成爲他的必要工作，甚至在食桌上，他也拿刀子，叉子，餐布的結子，想搭成一件什麼了。他的目光分外集中，分外深刻了，手也變得靈動，不斷的活動着隨便遇到什麼都用指頭去碰碰。

終於，在街上散步的時候，他能够在正在建造的房子前整整站幾小時，研究小的東西，怎樣變成大的，高高的矗向天上。他的鼻孔嗅着磚灰和石灰味兒的發顫，眼睛跟做夢一般，掩覆在緊張而冥想的薄皮之下，就是對他說老站在街上不好看，他也不聽。

『走吧！』姊姊拉他的手提醒了他。

他低下腦袋一邊走，一邊還是背轉身子去望。

『你會不會變個建築師呢？』她獎勵的問。

『唔。』

有一次吃過午餐之後，正等咖啡，父親說他已經應該丟掉玩具，認真的用了。姊姊做出公認的聰明人的口氣要求了：

『爸爸，我想你還是不要叫他去上學的好！』

大個兒的，刮光臉，沒有鬚子，裝飾着晶光燦爛的寶石的父親，一邊吸着雪茄一邊說：

『爲什麼呢？』

『爲什麼？你也知道呀！』

因爲別人在講到他，駝子就輕輕的離席走開，他一邊慢慢的走，一邊聽姊姊怎樣在說：

『大家不是會把他當笑料麼？』

『這話完全不錯！』母親發出秋風般潮濕的嗓子說。

『這種人必須把他藏在家裏！』姊姊熱心的說。

『對啦，這可不是值得驕傲的事！』母親說：『他的腦筋倒是挺聰明的呢！』

『你們的話，大體都沒錯，』父親說。

『啊，挺聰明呢……』

駝子走回來站在門口說：『我也並不是白痴呀……』

『等着瞧吧。』父親說，但母親却注意地說：

『誰也沒有這樣說你呀……』

『你留在自己家裏唸書吧，』姊姊拉他和自己坐在一起，解釋了：『你要學習建築上的一切學問——你不是喜歡建築麼？』

『唔，姊姊，你瞧着的呀。』

『我瞧着什麼？』

『我所喜歡的事情。』

她是比他高半個頭的小女孩，但大家——連父親，母親都聽從她的話。那時候，她十五歲。他呢，他像一隻蟹，瘦長健全的她，在他眼裏是一位巫女，全部家族和小駝子自己，完全受她支配。

於是，在他那兒，來了一些慫恿而冷酷的人，他們向他講解，發問，他坦然承認學問上不明白的事情，而且一邊想念自己的事情，一邊從先生的肩頭後，冷冷的凝視着一處。大家明白他的思想，是針對一種普通以外的思想。他很靜默，但常常發出怪奇的妙問：

『一個人要是什麼也不想幹，會變成怎麼樣子呢？』

一位穿黑外套，扭扣扣得筆挺的很有學問的先生，同時有一點彷彿牧師和軍人模樣的人，回答說：

『這種人，會做出心裏能想的壞行爲，比方這種人當中，有許多就變了社會主義者。』

『謝謝！』駝子說——他對先生跟大人一般明白而淡漠的應答着：

『那末，什麼叫社會主義者呢？』

『最好的——便是空想家，懶人，一般的就是失掉了關於上帝，財產，國家民族的概念，一

種道德的殘廢者。」

教師們的回答永是很簡單的，這些答語就跟鋪路的石塊一般，緊緊填塞在他的記憶中。

「婦人也會變道德的殘廢者麼？」

「其中當然也有……」

「女孩子呢？」

「也有，這是一種天生的性情……」

教師們這樣說他：

「他對數學的能力比較薄弱，對道德問題，却有很大的興味……」

「你太多講啦。」姊姊知道教師和他的談話，就對他說了。

「先生他們還比我講得多呀。」

「而且，你對上帝禱告，都不說這麼多的話……」

「上帝不醫好我的駝背……」

「啊喲，你怎麼想起這種念頭來！」她驚慌的大叫，而且這樣對他說：「我當然可以原諒

你，可是你別把這個放在心上，你明白麼？」

「唔。」

她已經穿長服了，他滿了十三歲。

從這時候以來，有很多不快的事，落在她的身上。——當她走進姊姊的工作室裏去，差不多每次總會有細的木棒，木板，或工具，打着她的肩頭，腦頂，手指，跌落在她的腳邊，駝子總是叫着警告她：

『當心呀！』

但每次總是來不及這樣，使她感到痛心了。

有一次，她氣得臉發了灰白，跛着腿趕到他身邊，對着他喝問：

『你這是故意的，你這廢物！』她打了他一個耳光。

他的駝子沒勁，被打倒了，便坐在地板上，也沒流淚，也不感受辱，心平氣和對她說：

『你幹麼會這樣想？姊姊不是挺愛我——不是麼？姊姊是挺愛我的吧？』

她嘆息着退後，以後又走過去解釋：

『可是，你從前不是這個樣子的……』

『現在也沒有怎麼樣呀。』他伸出長長路臂，畫一個大大的圓形，平靜的指了一指，在屋子四角，堆積着木板，木箱之類，一切都顯得很零亂，木工傢伙，旋盤，在牆上跟枝條一般突出着。

『你做什麼搬出這許多東西來？』她責備的環視一下問。

『姊姊，你自己瞧吧！』

他已經開始建造，做兔子的籠，狗舍，又發明了捕鼠機——姊姊熱心的注意他的工作，在吃飯的時候，便很得意的告訴父母——父親獎勵的點着頭說：

『什麼都從小地方開始的，萬事永遠都這樣開始的！』

母親一邊抱着她，一邊向兒子問：

『你明白麼，你得謝謝姊姊，他多麼關心你？』

『唔。』駝子回答了。

他捕把鼠機造好，叫姊姊到自己的屋子裏，把那個粗糙的機器給她看，說道：

『這個並不是玩具，可以呈請立案的呢！你瞧！這麼簡單，却有很大的勁，你在這兒碰一碰看。』

她碰了碰，格格一聲，她發瘋的嚷起來，駝子在她身邊蹦跳着埋怨：

『啊啲，我不叫你碰這個，碰這個……』

母親跑進那，傭人們也來了，把捕鼠機打破，解放了她被夾得發青的指頭，把昏過去了的人抬出屋子。

傍晚，他被姊姊叫去，她問：

『你故意做了圈套，你爲什麼恨我？』

他牽動着背上的駝峯，輕輕的心平氣和的說：

『那裏，姊姊自己碰錯了地方。』

『你說謊！』

『那，我爲什麼要弄痛你的手，那一只，又——是你打我的那一只手……』

『你當心點，廢物，你也不會比我聰明的！』

『我明白。』他同意了。

他那高歡的臉，跟平時一般不動聲色，眼睛凝注在一起——叫人不能相信他是願意說謊的樣子。

從此以後，她不常上他那邊去。她自己這兒——有女友們——穿着花花綠綠的服裝，很熱鬧的姑娘們來看她。她們在這些略帶陰冷的大屋子裏，挺快活的跑來跑去——使開設的圖畫，彫刻，盆花，嵌金，在她們的面前變成了溫暖。姊姊有時帶了她們上他屋子裏去——她們露出玫瑰紅色指甲的手指，向他伸過去，像是怕折斷了手似的，害怕而小心的碰一碰他的手。她們同他很簡單很賦媚的講幾句話，帶着警異而不感興趣的看看這個埋在他的工具，圖樣，碎木頭，鉋花屑

當中的駝子。他知道這些姑娘們都叫他「發明家」，——因為他的姊姊，就向她們宣傳他是很有希望的，他的聲望將來一定比父親還大——姊姊帶着確信這樣說。

「他樣子當然不好看，可是，真聰明，」她常常這樣提醒她們。

她十九歲了。父母乘游艇疾駛，被美國貨船上一個喝醉的舵手撞碎，淹死在海裏的時候，她已經有了未婚夫，她本來也打算一起乘游艇，因為牙齒忽然痛了，沒有去。當父母死訊報到的時候，她忘記了自己的齒痛，在屋子裏亂跑，舉着兩手大嚷：

「不，不，那會有這樣的事？」

駝子站在屋子門口，用門簾掩着身體，望着她，牽動着背上的駝峯，說：

「爸爸長得那麼胖大空虛，怎麼會淹死呢，我真不明白！」

住嘴！你對誰都沒有感情！」姊姊喝了。

「我不會說細膩的話。」他說。

父親的屍首沒有撈到，母親是落海以前就死的，——人們把她拉出來了。跟活的時候一樣，像老樹的枯枝，乾枯得快要折斷的她，躺在棺材裏面。

「我們只有姊弟兩個了。」

完畢了母親的葬禮。她灰色而銳利的目光，緊注着兄弟，儼然的帶着悲哀的說：「往後我們

做人就難啦。我們也許會什麼都不知道，突然就死掉的。我早不出嫁，想起來真是懊悔！」

「唉！」駝子嘆了一口氣。

「唉，唉什麼呀？」

他想了一下說：

「只有我們兩個了。」

「你說這話，好像你很高興的樣子。」

「我並有高興。」

「這也是叫人難受的，你不大像一個活人的樣子。」

晚上，她的未婚夫來了。太陽晒黑的圓臉，長一些長毛的硬鬚，銀色頭髮，短小而精悍的樣子。他整夜不倦的笑着，也許他會一天到晚都笑的。他們已經交換過戒指，在市內優秀地帶一條最美最幽靜的馬路，建造新房子，駝子從沒上這建造場去過，他也不愛聽他們提到建造的話。未婚夫以帶着戒指的胖胖的小手拍拍他的肩頭，露出細密的白牙齒對他說：

「對麼，你應該去看看呀？」

好久以來，他借種種藉口推托了，最後終於讓步，跟了他和姊姊倆一起去。可是，當他和姊夫一起爬到蔭架的最上一層，忽然失足掃下來——未婚夫一直向地面，掉進石灰池裏，弟弟的衣

那被蔭架板勾住，倒掛起來。工人們把他救下了，他只有胳膊和腿子脫了骨節，未婚夫却跌碎了脊樑，裂破了腰肚。

姊姊駭得昏了過去，兩手抓着地上，揚起白灰。她哭了一個多月。不料，往後就像起她的母親來——變成瘦而高長，用濕而冰冷的聲音說話了。

『你真是我的災星！』

他低下大大的眼，望着地面默默的耐住了。姊姊穿了黑衣服，兩條眉毛蹙成一條線，而且一見到兄弟，就咬緊了牙齒，連顴骨的尖頭都牽動起來。於是他儘可能和她避面，孤獨的默默的畫着什麼圖樣。這樣的日子，一直過到成年，可是從這一天起，在他們之間，就開始了貫穿全生涯的公然的鬥爭——以互相侮辱的頑固的連環，結合了他們的鬥爭。

到了成年的那一天，他用年長者的口氣對她說：

『沒有聰明巫師，也沒有善良的巫女，有的只是人，有的人陰險，有的人愚蠢，一切善事，都是童話！但我想把童話變比事實。你還記得麼，姊姊，你說過有錢人家的人，都應該美麗而聰明的？富庶的都市，也應該美麗。我打算在市外買一塊地皮，替自己蓋一所像我一樣的殘廢人用的房子，把他們從這個不適合他們生活的城市帶到那兒去住，要不然像姊姊這樣的人，看見了他們覺得不快……』

『不，』她說：『你不會做這事的！這是白痴的想法。』
『這是姊姊的想法。』

他們固執的辯論，好似懷着老大仇恨的人，當他們不必再隱忍仇恨的時候一般。

『我已經決定要做了，』他說。

『我不知道。』姊姊回答。

他駝着背上的駝峯走出去了。可是，過了不久，姊姊聽到了他已買了地皮，而且泥水匠已經在掏屋基地，裝來數萬磚頭，石頭，鐵條和木板。

『你當自己還是孩子麼？』姊姊問。

『你當我是開玩笑的麼？』

說着，他沉默了。

瘦長的姊，每星期一次，坐着小蓬車，自己馱了白馬到市外去，緩緩的駛過工事場，冷眼看見紅的磚頭在鐵鋼骨架裏疊起來，黃木條像線條一般在重塊中雜亂的躺倒着。遠遠望去，顯出像她弟弟一樣的蟹形。他手中提着手杖，帶着縐縐的帽子，滿身塵灰，像一只蜘蛛似的，在材木當中走來走去。在家裏，她看見他的興奮的臉，平靜鮮亮的淡黑的眼睛。

『真的，』他平靜的說：『我想得挺不錯，對於你們，對於你們，都一樣有好處！建築是一

件奇怪的事，我覺得馬上可以變成幸福的人……」

她以神秘的目光，打量着他的殘廢的身體，問：

「幸福？」

「對啦！噯，那些工匠們，跟我們完全不一樣。他們使人發生一種特別的感情，石匠走過自己造了許多房子的街頭，當然會感到得意！工人當中有很多社會主義者，他們第一就是心地堅實的人，而且他們真正明瞭自己的價值。我常常想，我們對於老百姓真是太不了解了……」

「你儘說這些怪話。她警告他。

駝子一天天變得多說話，精神煥發了。

「實在萬事都照姊姊的希望在進行——我變成聰明的巫師，使城裏再沒有一個殘廢的人，而你呢，只要你情願，也可以變成和善的巫女！你爲什麼不回答我？」

「這件事，我們以後再談吧。」她撚着金錶的錶鏈說。

有一次，他發出在她完全不熟悉的口氣說了：

「也許我對你的過失，比你對我的過失還大。」

她吃驚了：

「我對你，有什麼過失麼？」

『你别着急！說實在的話——我也並沒有犯過你所想的那種過失！因為我走路不穩，說不定那時候碰着他，可是，我是沒有陰謀的，真的，請你相信我！以前我想弄痛你打過我的手，實在比這個過失更大……！』

『別說這種話！』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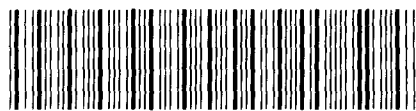
『我覺得應該變得更良善，』駝子囁囁的說：『我想良善並不是童話，是實際的事……！』市外的大建築，以非常的速度成長着，在肥地上擴大起來，矗立在永遠灰色永遠欲雨的天空中。

有一次工事場裏來了一批公務員，他們來檢查建築，互相的低低的讀了一回，禁止進行工

事。
『這是你攪的把戲！』駝子撲到姊姊面前大嚷，伸出有力的長臂去抓她的喉嚨，但是從旁跑出了一批人，把他拉開了，姊姊就對他們說：

『諸位，你們瞧吧，這個人實在有點變態，一定得有人管束！這情形，是從愛他的父親死後開始的，你們可以問傭人，大家都知道這是他的毛病，他們一直沒有說出來——他們都是好人，他們當中有許多，都尊重從小以來的主人的名譽。我也一直隱藏了這件不幸——兄弟是個白痴是並沒有什麼得意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329B

